

天笑生著

教育小說
埋石棄石記

商務印書館

專就本館出版之說擇其情節離奇趣濃厚者，改排小本。

小小說

廉價發售
既便取攜
尤易購得
茲將內容以備採擇

桑伯勒包探案

書凡十二則如琴畔之經煙包之印反局室之疑催眠術之假手發摘無形華生包探案不能專美於前○定價一角。共十二案一敍貓眼石二獨體飲器三兄弟會四銀七首五隔簾影六花中蠶七考林社八劇場彈九機器爐十鬼之宅十一癡手印十二慘愛情○定價一角。

圓室案

敍一無頭命案爲美國大偵探格來史偵獲情節幻曲而奇譯筆尤極諷謔○定價一角。

三人事影

猶太有富人兄妹同時被人謀斃美洲亦有妻殺夫事英倫某富人又有謀遺產案均莫得其主名後三大偵探同心協力互出偵緝迨黑幕一揭三案俱破蓋同爲一少年女子所犯○一角五分。

華生包探案

華生所輯包探案久已風行本館又覓得六則爲各譯本所未見特補譯之以賚世之愛讀偵探談者○定價一角。

鴛盟離合記

日本黑巖淚香著湯爾和譯是書敍曼子茹苦撫亡姊所生以欲領匯款不得不承其姊馬克之名伴野小侯娶之而馬克夫實偽死小侯遇之以爲大辱遂與絕後曼自白其故乃復合○上下兩册每册一角。

血泊鴛鴦

英國某少年貌似俄國莫斯科總督以悅一女子故躬冒巨險僞稱總督直入莫斯科城卒出女子之弟於獄中歸而繙姻事跡離奇○定價一角。

雙喬記

是書敍羅馬時二教相仇發兵攻擊猶太中有二兵官同戀一女子互相姦殺以致墮流離歷盡無窮之艱險○定價一角。

空谷佳人

一美國人鍾情一女漸結婚矣又見其妹而悅之遂舍姊娶妹未幾暴斃種種形跡確類其姊所爲幾成冤獄經一友輾轉偵訪始獲真兇○定價一角。

小説教育埋石棄石記

第一章

夜霧沉沉涼颼。振衣袖間秋氣深矣。時則山容已瘦。老樹漸禿。惟楓林方絢爛作婆娑老子態也。樹蔭之下見有服學生制服之一人方徘徊。步步蓋其地在某某府立師範學校寄宿舍。而時則在九月中旬之某日夜八點鐘也。

學校中將爲第二學期之試驗。一時準備甚忙。全校舍中幾於警欵。不聞四圍閨寂。第見電燈之光映照全室。而前面則一片廣闊之體操場周圍繞以矮樹。夜涼如水。月光方隱於雲幕。一黑影自體操場來。喃喃自誦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隨行隨誦。忽爾雲破月朗。如明鏡之新出於奮光明。乃同白晝。一道清輝映入林間。驀聞有人呼曰。徘徊清露下者非沈寶銓君乎。時則一少年方背月而立。故月色雖皎。曾不能照見其容。年齒約在二十左右。身材適中。鼻直而口方。星眼閃閃。頗籠活潑之精神。而觀其狀態似含有堅貞之意。

志。斯時。操場砂地之上。方樹影滿地。斗現兩黑影。少年亦呼曰。來者非張李兩君乎。佳哉月色也。一人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宵何沈。世兄若遙吟低唱。非有激於今日之事件乎。言者李其姓。家健其名。與沈寶銓爲同級。軀短而饒於肌。面圓如滿月。爲狀似多血質人也。復有一人。則身長而瘦。顧亦有矯矯拔俗之概。此則張姓。而文森其名。爲人溫厚篤實。沉默寡言。語時則額上有小皺紋。疊疊也。

三人立月光之下。峭風微拂。一帶樹木。均瑟瑟作響。而枯枝落葉。相戰於風中。似報秋殘。萬卉俱凋之意。少選。沈寶銓乃曰。今日之事件。實非發生於近時。其原因固甚遠。而至於今日。乃幾幾乎有破裂之機。殊非敢謂教師之必無謬誤。惟我輩在此學校三年矣。卽此學生。卽此教師。究竟何事不可忍耐。我出舍監室時。卽與諸君言之。

李家健曰。實則今日之事。亦僅關洪教員一人之事。與他人不涉也。洪教員之對於學生實有令人難堪者。然亦積之久。乃發之烈。所以今日有此不平之聲。君言。

爲時已三年。何事不可忍耐。正以三年之故。非旦夕之事。而有此火山之爆裂也。我於本校各教師之素行。從不加以指摘。惟洪先生之於講室。不以親切之意待學生。而好尋瘢索。瑕又好詈人。使人不耐。試思既名師範。處處有爲師之雅範示人。孔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此所以見爲師之不易也。

沈寶銓曰。我不敢爲洪教習左袒。此其行爲實有令學生不滿意處。李家健曰。尙有一節。則常逃學生之質問也。夫教師當示人以尊嚴。固也。然當辨疑析難。時要必平心靜氣。推闡其理。使人釋然。於胸中之疑問。有如湯沃雪之妙。今洪教習詭訕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又何爲者。且而不聞。臨時試驗。近又延期歟。在學生今日求學心。迫恨不縮。兩學期爲一學期。并日而進。無如每日之課程。先期排定。而師長亦當注念。學生虛牝光陰之苦。今若計算校中教員脫席之多。則洪教員又當標第一也。試問爲學生者。又何能默爾而息也。

兩人隨行隨語。而張文森則沿操場矮樹而行。時則隕露沾衣。冷氣襲於肌膚。一

丸黃月在微雲薄靄之中沈寶銓掃草地所設之長椅將坐顧椅爲夜氣所溼吸
入衣服中使人不快乃曰此椅爲夜露所溼不可坐也李家健曰我輩仍步行而
談於是月光中兩人之影漸漸伸長風動枝搖碎光滿地俄而沈寶銓曰君言亦
良是惟我意總以維持此校爲心促教師之反省固題中應有之義至於排斥主
義同盟休校用此蠻強之手段此我所絕對不贊成者也故今日決計願以一身
理此紛糾歸於和平我之所以奔走此事者爲學校也亦爲我輩學生也
李家健曰是足見君之一片真意我輩素感服君之誠懇於此而益信舉首見張
文森君亦至前插兩手於衣囊中乃曰張世兄以爲何如張文森曰我亦甚感服
沈君者特今日將何以調停之其道歉於此舍監乎沈寶銓曰果爾則爲無結果
之結果矣矧舍監素日持嚴重主義必曰孰首謀者斥退孰附和者停學而破壞
之機由此成矣我今以誠實之意告同學同學咸信余之無他意我意待校長歸
來平亭此事耳。

李家健曰。論理苟校長在校必無此回之騷動也。況我輩來年卒業矣。怵以利害亦足平此激昂之心乎。沈寶銓曰。否。非此之謂也。我曾不作利害之計算。我之爲此全出於一片之同情。我不忍作袖手傍觀之客。我自揣此舉悉當正理也。語時忽聞鈴聲響處。自修之時間已畢。催息燈安眠矣。惟聞寄宿舍中一片動搖之音。履聲雜遠。而電燈之光亦漸消失。但寢室中朦朧無力之數點燈光而已。三人乃徐步歸。月光又匿於雲中。薄霧漫漫。挾有雨氣。明日天將風矣。

越數日。校長遂歸校。此糾紛之局不難使之就緒。而沈寶銓當日之奔走調停。教員頗多諒其苦心者。此其結果。於職員會議中解決。而洪教員與舍監亦不能反對。多數人之意見。語云。多一次衝突。卽多一層進步。雷霆風雨後之晴天。覺分外景物鮮妍也。而沈寶銓之德學校中。固隱隱咸受其賜也。

光陰飄瞥。運動場上所植之桃李。灼灼華矣。柳絮顛狂。點點入於硯池。而校中此時乃大忙。越數日後。卽舉行第十九回卒業式。也是三人者均名列優等。校長諄

諄然述其訓戒之詞。而沈寶銓爲卒業諸生之代表。進答辭焉。萬歲。萬歲之聲中。冉冉春歸去矣。

明日校長之家中。開卒業生晚餐會。半歐西風之一書室。貼地爲碧色之氍毹。上掛有葵花式燦爛之電燈。壁上張一橫屏。上書『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十字大字似顏魯公筆。法力透紙背也。係出某大教育家手筆。几上供古窑白色膽瓶。中供紅山茶一枝。與碧桃一叢。東壁一架。復懸古今教育大家之寫真無數也。

中設一長桌。雪白之桌衣。有服學堂制服之青年二十名。團圓而坐。是卽昨日之卒業生也。已而裏室之門閉然而關。則校長徐步出矣。年在五十三四左右。頭頂之髮已半禿。鬚髯漸蒼白色。以一手執帽。點首與學生爲禮。學生齊起立。肅然致敬。先生以溫和之態度。從不疾言遽色。而學生對之不嚴而威。平時以一星期上兩小時之修身課。先生素主張積極的獻身說。每一登講臺。滿場寂然無譁。以先生之諄諄教誨。感人者深。故雖以至枯寂之修身課。學生輩洋洋有味。甚嫌此時。

埋石棗記

間之太促也。

校長者奉職於此校七年矣。今宵以招待卒業生而開此晚餐會。則必有一番誠勉之詞。少選。殼哉。既陳。校長乃自坐主位。學生環繞而坐。校長舉杯曰。今日之會。爲鄙人與諸君共事之最後一日。諸君此去。植身於教育界中。鄙人麤具蔬果。畧將餞別之意。願盡此觴。以爲諸君前途祝語時。一吸而盡。於是學生輩均舉一杯。吸而盡。

校長曰。今日諸君之任地雖未發表。然無論何地當以全副精神貫注之。蓋當知世間責任之重。未有重於爲小學校教師者。鄙人垂垂老矣。廁身於教育界中亦幾及二十餘年。此二十餘年中懊喪厭恨之事。亦不知凡幾。幸而以此忍耐之心。破此重重之困難。竊思世界中無論何事。持以堅毅之心力。即不難戰勝羣魔。諸君其謹誌我言勿忘。

酒飲三巡。校長曰。鄙人素不能酒。諸君量宏不妨更盡一觥。雖非西出陽關而多。

年。故人各爲教育盡力當分手作小別也。學生等均言今日蒙先生寵宴醉酒飽德學生輩畢世所不敢忘。尙望先生多賜教誨之詞。俾可書紳銘璧也。校長乃回首命侍者進飯。隨飯隨語。又曰。世間每多不知教育者之地位而視之蔑如者。微論物質上之報酬。卽精神上尊敬之道亦初未留意。今日世風浮薄。士道衰微。良可痛歎。而諸君所任小學教師……語至此。校長以箸擋飯甌之上。而學生輩見校長如此。亦均擋箸不食矣。

校長見之。知學生對於己之敬禮。遽曰。失敬。失敬。諸君勿拘禮也。校長卽握箸於手。而學生亦一同握箸於手。大似機器之動力。而校長實卽其樞紐也。已而復曰。諸君今日所任小學教員。則卽各國之所謂國民教員。爲吾輩後一代之國民造就。此一班有益於國家之人材。其責任良匪輕也。蓋凡國體之尊嚴。國家之隆運。均操諸君之掌。握竊謂教育家者。猶之建築屋宇時。埋入土中之礎石。更如築堤時。投入水中之棄石也。此決非人目所能顯見。而屋宇之堅牢。防堤之完密。則

直視此埋石與棄石之功。是則雖未顯見於世。而世人終不之湮沒。今者觥觥諸君子。將役此埋石棄石之事。以博萬世之歎賞。則雙肩之擔荷。不輕老朽。深盼諸君努力奮鬪。前途自重。又祝諸君之健康。以善葆此貴重之軀也。大眾聽畢。均鞠躬默致敬禮。其愛敬校長之心。及門桃李。反戀戀不忍別矣。俄而撤席閑坐。進以苦茗。天氣微暖。校長撫鬚微笑。雜以詼諧之詞。興采飈發。惟沈寶銓則口中不絕默念埋石棄石四字。若有所感動者。

越數日。此二十餘人之師範卒業生。各赴任地。輪奐閟壯之舍宇。未建而先爲之基礎。投此二十有餘之棄石。於荒濤惡浪之社會中。不審所得結果。爲如何也。

第二章

煮繭插秧農家方畢事。而綠樹村邊蟬聲不絕。似嫌此長夏光陰過於寂寂。而特破人之午夢者。牆根之牽牛花。緣此藤蔓而上。亦娟娟作媚人之態。微風颯然飄拂。室中掛壁之綴曆。怒翻其頁。數清風不識字。何爲亂翻此曆。想亦不耐此長日。

如小年也。

柴扉茅屋之中有五十餘歲之一老婆焉。兩鬢微霜。額上皺紋疊疊。身衣葛衫。就水管揩袖。親溝洗之役。顧其容顏於嚴整中含有慈善之相。殊藹然令人可親也。方曝衣夕陽中忽聞背後革履之聲。橐橐然回首呼曰。寶兒歸來乎。此老嫗蓋沈寶銓之母也。沈寶銓曰。母今日殊大忙。此時寶銓手挾一書籍之包。服淡白之夏服。冠學校之冠。金色雙龍攫珠之形。橫抹於額際。色殊燦爛。則儼然一小學校教師矣。

母曰。無妨兒不見野菜一畦如此滋茂耶。我略加灌漑便爾生長如許。之速時母面有得色。又曰。寶兒飯已準備汝腹餒乎。今日烹有小鮮足供果腹也。欲飲茶者可就紅泥爐上取之。寶銓曰。謝母劬勞兒心益不安矣。

其時沈寶銓就任已三月。地爲沿江之一村。距江可十餘里。戶數在八百以外。儼成一小鎮也。寶銓奉職爲此地之小學校教師。此村以得此難能可貴之優等卒

業。生。以。教。育。兒。童。頗。歡。迎。之。備。有。教。師。寄。舍。并。附。屋。後。之。菜。圃。寶。銓。亦。歡。然。迎。養。老。母。以。樂。此。鄉。村。之。佳。景。

母乃行近爐邊烹茶以待寶銓則自往汲水盥顏沐手易其校服復至母前母卽與以黃金鑑漱香味馥郁之茶一杯母子團坐談論家常之事寶銓曰今日天氣甚暑煩溽鬱蒸令人不耐天公能作數點之雨者足令人一醒也母自廂房之側伸頸仰視天空曰可矣漸見雲氣今夜或明晨必雨也時則開軒面圃聞前面之水田蛙聲閣閣抱池而噪寶銓忽改其語調呼曰母乎母急擡其首曰何爲也寶銓曰母來此非垂一月乎母曰然余之居此覺光陰殊迅髣髴昨日之事耳

時則暮雲四合天色垂暝涼風微拂披襟當之殊快人意也寶銓曰兒心所未安帖者以如此酷暑而吾母尙朝夕劬勤兒心有戚戚焉阿母年高願少節其勞可乎母聞其兒之言笑容湛面蓋深感其子之有孝心旣達歡喜之絕頂而聲調微帶潤澤矣乃曰否吾兒若勿庸爲我慮我……語至此又聲帶嗚咽老淚零於衣

襟間曰當吾兒在學校時我夢思繚繞惟冬夏休假日爲吾兒歸省之時汝當知阿母眞望穿老眼也及見吾兒母子方團聚數日而兒又離我膝下而去今何幸我與汝始終不離左右我之愛兒常在我之眼前此實我老境至愉快之日也少選又曰以吾兒爲村人所欽佩則亦且致敬於老母兒勿懸懸慮我身體之勞苦我雖老憊然此尚足以操持早晚炊事我不以爲苦而以爲樂蓋與我兒同餐亦第一至堪慰樂之事也兒宜自珍勿以我爲慮

蓋沈寶銓者純孝而有至性之人也當在學校中一歲兩度之休假必往省老母方春秋佳日他人結伴旅遊或訪名山或探勝迹而寶銓獨弗與顧其所投旅費則稱是乃稍有餘暇卽歸而一瞻慈顏也家鄉距市又十餘里火車僅得路程之半則徒步歸家凡有瑣屑之事亦必稟告其母當彼卒業之際有同學友一人見其行篋中其母所與之封筒成一巨束也

今學成歸來奉職於此地何能再與老母異居於是卽迎老母於故鄉顧寂寞寒

村。不。比。在。梓。里。時。鄰。里。都。成。熟。識。矧。以。先。人。塋。墓。所。在。五。十。年。未。嘗。拋。離。也。今。雖。長。依。膝。下。顧。此。微。俸。羹。羹。實。不。足。以。供。甘。旨。而。又。將。躬。自。提。汲。烹。炊。不。且。更。令。人。有。所。未。安。歟。寶。銓。聞。母。言。曰。母。言。良。是。列。鼎。而。食。累。茵。而。坐。使。我。遠。離。阿。母。益。令。人。咽。咽。菽。水。之。歡。雖。貧。賤。頗。安。樂。也。特。母。氏。太。勞。苦。此。心。終。不。能。無。耿。耿。耳。兒。意。或。雇。一。蠶。婢。以。備。使。役。

母。曰。兒。勿。言。此。今。吾。母。子。兩。人。朝。夕。團。聚。寧。得。非。樂。余。方。誦。佛。頂。禮。不。已。矧。吾。兒。近。方。植。身。社。會。所。入。殊。細。何。可。平。添。一。食。指。請。勿。作。是。想。兒。不。憶。當。日。在。學。校。時。乎。老。母。子。然。一。身。亦。自。度。日。來。也。寶。銓。曰。當。日。少。有。儲。蓄。而。兒。又。在。求。學。時。代。又。幸。有。姊。夫。助。我。膏。火。供。母。甘。旨。今。兒。足。以。自。立。一。概。謝。却。然。兒。又。俸。薄。輒。用。愧。恨。母。曰。然。姊。夫。究。爲。嬌。客。我。輩。既。足。自。立。不。宜。受。彼。厚。貺。也。至。是。母。子。均。無。言。而。環。池。之。蛙。聲。喧。噪。不。已。村。人。樵。子。高。唱。而。歸。鴉。背。夕。陽。尙。留。點。點。之。影。而。母。子。兩。人。遂。預。備。上。燈。作。晚。餐。矣。

距沈寶銓所居約半里許。在此村之中央。有一小學校也。即本村所公立者。新築之校舍。纔三數年。於前歲始併入高等科。校舍爲重樓。計有兒童六百人。教師加寶銓爲十三人。校中於小學之科目咸備。校外繞以短垣。作粉紅之壁。其內一抹樹林。作蓊翳鬱葱之狀。松杉喬木無數也。樹下往往開山百合之花。挺立於叢草中。娟媚獨絕也。

登樓遠眺。則自運動場外。三面均緣畦。小山墳起。爲狀如芋。更遙望。則青山隱隱。斷續不絕。而江流浩渺。時見白帆出沒。點點如浴波之鷗也。傍有小溪隔。溪別有一村落人家。歷歷天裏。炊煙直上。可數尺。許星期二之第二時間。講室之門忽闢。兒童如長蛇陣之出課堂。但聞革履蹴沙地。作繁響。無何教師一聲解散。而東西亂走。狀如撒蜘蛛之子。其尋常一年級生。遂環集至沈寶銓之側。

休息三十分鐘。而三時間之鳴鈴方作。蓋時則在農工休暇之二旬後。夏日之十
一點鐘前。正暑氣酷烈之天。惟重疊之亂雲。有如奇峰。偶有微風。披拂耳。一兒童

呼曰先生今仍作傳旗遊戲乎寶銓曰諾分紅白二組也雖然天氣甚暑汝曹隨我來時方近午而教師尤恐兒童輩感受暑氣乃向樹陰中來於是六十名之學生均隨寶銓至花園樹蔭中爲傳旗之遊戲第見紅白兩旗飄蕩於風中寶銓亦脫其粉筆飛汚之上衣閱二十分鐘兒童輩傳旗之遊戲畢遂環繞於井欄之周圍寶銓手持提瓶親自汲水一兒童呼曰先生紅旗勝乎寶銓曰然時見此兒童額上汗涔涔下乃以手巾與之拭汗曰天氣炎勿奔波在日光中也

寶銓之待學生也可謂周摯極矣彼見兒童輩之不冠草冠禿其首於烈日中者與履而不韁者均極注意之不問其爲何年級也今日傳旗已畢一兒童曰先生我輩此時何爲其唱歌耶寶銓曰佳隨意遊戲我爲汝曹拭汗可發其優美之唱歌聲也寶銓乃爲之一一拭汗一兒曰咦渠已先我在樹枝上唱歌矣於是仰首空際而羣兒亦譁呼曰蟬蟬同時笑聲溢於林外也

一年。容易。又是。秋。風蕭疏。澹蕩。之氣。早驅。此煩。溽。溼。蒸。而去。時。則。沈寶銓。爲。年。二。
十。有。四。蓋。赴。此。小。學。教。師。之。任。兩。年。半。於。茲。矣。試。觀。庭。前。栗。樹。爲。阿。母。手。栽。之。物。
當。日。用。以。爲。記。念。者。今。則。高。過。於。簷。枝。葉。繁。茂。大。足。覆。彼。狹。小。之。庭。園。垂。果。實。
經。風。而。墮。分。裂。旋。轉。於。階。前。阿。母。見。之。尤。喜。形。於。色。

寶銓。在此。學校。中。旣。爲。學。生。所。歡。迎。復。爲。朋。輩。所。敬。愛。當。暑。假。之。際。曾。開。講。習。會。
於。母。校。有。某。博。士。之。倫。理。與。某。教。授。之。教。育。學。寶。銓。亦。出。席。也。雖。以。十。餘。日。之。光。
陰。固。亦。未。可。輕。拋。村。中。暑。假。僅。二。旬。以。農。忙。時。尙。須。休。課。也。

寶銓。於。夜。間。則。批。正。學。生。習。字。之。卷。几。上。高。可。隱。人。或。記。錄。關。於。庶。務。之。帳。簿。略。
有。暇。晷。且。將。整。理。講。習。會。之。筆。記。燈。影。之。下。第。聞。翻。閱。楮。葉。與。刀。尺。之。聲。相。賡。續。
則。老。母。坐。傍。爲。之。整。備。寒。衣。也。遊。子。身。上。之。衣。慈。母。手。中。之。線。最。爲。青。燈。有。味。之。
物。老。母。時。時。停。針。以。觀。其。兒。已。而。復。運。其。針。縫。兩。袖。旣。畢。乃。及。背。上。之。縫。母。乃。插。
針。於。襟。手。握。洋。燈。而。起。以。一。手。翳。燈。光。曰。兒。需。茶。乎。宜。稍。休。憩。也。

老母微笑。行近寶銓前。寶銓方凝神。壹志於桌上。亂疊如秋山之書卷。正驅遣管城子用命也。母曰。兒得無辛苦耶。昨晚不知何時。乃就寢。老母夢回。尙見汝伏案作書也。寶銓聞言。微笑。擋其筆曰。昨日兒興到。忽草一文。投稿教育雜誌。至三更始竣事耳。蓋老母平日。對於此勉勵專誠之子。恆不喜作絮絮語。以妨其兒。今日爲休假之日。特以溫語。開笑口也。寶銓見母滿面作笑容。乃曰。母放心。兒身健全。不畏辛苦也。阿母勿太作苦。宜早睡爲佳。

寶銓母子二人。其樂融融。少選寶銓又曰。母乎。兒昨夜夢見阿父。宛如當日趨庭時也。母曰。噫。兒見父乎。曰然。兒此時忽如八九歲初入鄰塾。慄跳健躍時。乃隨阿母及姊並立於栗樹之下。而黃月一輪。鬢髮掩映於林梢也。寶銓語時。乃瞑目凝神冥想。夢中老父之狀態。與夫家鄉之光景。恍若灑翰數行。又可作一篇自敍傳。讀也。蓋人當壯年。往往追懷其兒時之情狀。大似橄欖回甘。愈嚼而味愈永。萬十五年前一回想。依稀如在目前耳。

埋石棄石記

寶銓此時又憶及幼時臥於搖牀之中母百端擁護又時以溫和之吻來吻我面凡百恐怖均無所有卽夢魂亦殊安甜更有我父愛我出於至情以他人之愛我各有所圖孰若我父母之愛我乃云真愛我父更能弄琴吹鐵笛此聲宛宛在我耳中勿能忘也寶銓以此縷縷者語阿母母曰兒乎光陰飄瞥恍如春婆一夢耳語時停針不語者久之

少選又曰我家庭固多栗樹秋來恆纍纍結實噫此際兒年幾何耶非九歲歟寶銓曰然兒時甫九齡母曰爾父殊好望月每當秋月皎潔軒楹一白如水漸移花影以上庭除汝父嘗對月獨酌興致良不淺也寶銓曰母乎尙憶兒當時對月之歌乎母曰然哉然哉此歌爲汝父所激賞汝父顧而樂之恒以煮熟之芋爲賞品兒猶憶之乎語時母復笑不能已曰兒之嗜芋尤甚於栗我家園收芋栗固未爲全貧恒以饋及四鄰而兒乃歌唱博父芋頭之賞此情此景曾一瞥耳

母又曰當日汝阿姊勝雲常與施家星鬟小姑共攜一麻布之袋負芋盈其中噫

我今思念施姑娘殊覺可憐兒猶憶之歟寶銓聞此笑容頓斂忽爾垂首嗚呼我今迴敍沈寶銓二十四年之前事矣蓋自寶銓生後其母卽以嫡而病爾時勝雲僅四歲扶牀而步耳寶銓之父以兒女之多足以妨害病人乃以勝雲及寶銓寄養於鄰家已乃日夕看護病婦不復以離稜搜其懷抱斯時寶銓之父鎮日與困難相奮鬪或詣都市延名醫或以高價購藥餌藥爐茶竈以男子作看護之婦至六七月而家人之愁眉始開

沈初爲大族家世清貴至寶銓之祖以耽心文藝不事生產漸次中落而寶銓之父更爲人慷慨爽直心地尤極慈善凡遇落魄之親戚失意之友朋求彼資助無不解囊相贈而於老病侵尋之人恤之良厚試思世界中如此顛連無告之人幾何者而區區家產脫手盡矣至於沈寶銓十三歲時僅臘垂敝之故邸一區又逾二年而老父辭世去矣

爾時戚戚之孀撫此煢煢之一雙兒女其悲慘之狀況寧可言喻寶銓不得不暫

時退學於中學。少年失怙。零丁孤苦之味。備嘗矣。幸而阿母堅苦卓絕。揮此寡鵠。淒涼之淚。以拊彼成人。蓋二人者。實恃母而活。卽父親在世時。亦不慣與社會相競。走家事。一以委母。己則左手持螯。右手對菊。種竹栽花。送此生涯於優游歲月。之中兒女之事。全由阿母主持也。

顧此時沈氏家雖清貧。尙能免於飢寒。是則母夫人之操心。慮患而鄰右仍目之爲大家。家無長男。重要之事。悉以委託一鄰家之主人。此鄰老蓋卽勝雲。寄養於其家者也。於沈家爲百年之老。鄰居匪特爲德鄰。實爲總角之交。同學而又同志。至於老後。尙與寶銓之父爲把杯談心之老友也。

此鄰翁者。施姓。無子。膝下僅有一女。愛之逾掌珠。名星鑾。開軒面圃。披襟當風。剪春菘秋韭。共泛綠蠻。則兩家小兒女。輒嬉戲於旁。寶銓之父停杯。貯目曰。此小偶也。以吾家阿銓配汝。星姑娘他日必至。諧而無忤。公其相。增得當歟。是雖一戲言。而兩兒芳心可可也。孰知女兒命薄。竟作芙蓉之早殞。不數年而黃土一坏葬此。

瓊姿玉骨作地下物矣。

當寶銓卒業於村立之高等小學校時。星鑾亦以優等生卒業於初級小學。寶銓年雖幼稚而抱負固已不凡。當時卽升入縣立之中學。爲幾多同學所豔羨。是日也。曉風拂面。薄霧沾衣。輕寒料峭之中。阿父及鄰翁策蹇驅送之。於距五六里之火車站行經施家園宇。遙見炊煙縷縷。迴旋直上。竹籬柴扉之外。有短髮鬢鬟覆額之雛娃。遙送之。寶銓見之。心中波動不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雖不讀江郎之賦。能無黯然魂銷耶。

光陰飄瞥。十年來之生涯。宛宛逝同流水矣。而寶銓腦中有類幻燈之戲。歷歷如在目前。及夫肄業中學後。纔及二年。而以老父見背。家事懊惱。遽爾退學。不得已。臨時就雇於村之小學校。向者無窮之希望。幾同清露見晞。直歸消滅。惟以師長諄諄之訓戒。與夫慈母殷殷之期望。將來必立志成一教育家而已。

於是以十八歲之春。復入選爲師範學校生。至於今日舉當年空想之夢。不復著。

意惟一念及竹馬同騎之小女友今日青草一叢裏此小墓不能不令人歎咽耳。此時聞阿母道及施星蔓事不覺悵觸兒時情事已乃太息曰凡人作故其迅乃如流電迴憶我父見背恍同昨日直無多時耳母乎兒以何歲始爲學校中先生乎非十六歲之秋耶。

少選又曰如此小先生固爲罕覲當日阿母爲兒製衣雪領金鈕孰知非爲上學乃忝擁皋比爾日履此高高之講壇幾疑身在夢中面赤至於不能發聲粉筆之屑以手顫而飛灑襟上幾何不霜雪盈顛也當日之生徒想今日均長大矣語時又笑不能已母乃就爐上沸水煮茗各進一甌而夜氣深沉四圍均寂但聞蟲聲唧唧而已。

已而母又語曰此十年中人事變遷令人感喟今汝父已沒汝姊亦已出閨笄曩轉瞬事耳汝友有張福田君者非去歲已完姻者乎其人家計如何頗豐厚耶寶銓曰恐亦未必但足自給耳然兒聞福田今日之學資尙出自夫人奩中所有兒

以通家之禮見之其年齒略長於福田君一二也。

母曰聞其夫人頗有奩贈福田自奉良儉約然夫人期望殊深必欲其入高等師範前聞福田欲致書與兒勸同入高等師範不審曾有尺素相賙否寶銓曰有之然兒斷然不作此想凡事必有準備乃能達彼所欲履之地何可無尺寸憑藉急思盲進也我固有我之決心村舍中安排此席殆足爲我之天職矣。

寶銓語時微有喟歎之意其實彼之志望已不在遠大蓋渠於卒業後一日校長招三數同學開談話會時曾懇切與語曰諸君若不入高等師範者亦當注意於縣屬之義務教育慎勿復蹈去年之轍也蓋自吾學校所造就爲小學教師三年之中僅有一二人君等扶搖直上固足顯其光榮而於縣屬教育應募者之責任良有未盡君等獨不爲桑梓計乎寶銓聞之意有所感。

蓋在彼初入中學之時頗思立於教育界之上流有志於英法各國文字然自丁父艱而百事都灰當日夜深人靜衾枕爲之溼透也已而又翻然改悟舉青春如

火之熱誠痛自裁抑以爲我之生涯其長爲小學教師而已春暉日永奉此垂老之慈親鳥語花香山光林氣以娛吾母之晚景世有鼎食茵坐而增永感者則今日雖南面王無以易此也矧爾日卒業之初尤不能忘情於校長棄石埋石之一語至沈寶銓卒業之後一日而程度較淺之張福田已入高等師範寶銓略不歆羨以人各安其所分也。

又念天下事以精誠貫之則駑馬亦足以致千里憶昔有德國小學教師特爾夫海脫者刻苦勤勉終成名儒各處爭聘爲大學教授而渠悉謝絕之謂素伴兒童引爲天職爲小學教師實一樂境也今我何獨不能追此特爾夫海脫之芳躅藉此常吸田舍之空氣侍慈愛之春輝而對於求我童蒙因材施教亦人生至樂事也。

母曰兒乎人之志願何有窮期我亦未嘗不望兒奮力於學問之途況兒在髫齡時志願頗高希望亦奢勿以阿母之故阻兒前修遂致埋沒吾兒於村舍荒草之

中則吾轉累兒矣。寶銓曰：母勿言此兒願日夕與小兒曹爲伴侶。此實爲精神上至快樂之一端故一生爲此小學教師良所甘也。我若卒業於高等師範復何能來此村舍之小學校。人人均持此志。則小學教師一席不且將絕蹤於天壤歟。此中自有樂地。母勿憂心也。

母曰：聞兒言良足使余安心。特阿母心中尚有一事未了者。則未遂向平之願。但望得一佳婦。如福田君者。非伉儷。綦篤歟。嗟夫。脫施星鬟在世者。我已得佳兒佳婦矣。寶銓聞母言。飛紅滿腮。曰：母勿言此兒但得昕夕侍奉阿母。奚事急急論婚娶事。母曰：兒年亦非穉矣。阿母龍鍾亦急盼抱孫。特爲我家婦者亦良不易。第一須能耐苦茹貧。不染時習。尤須與吾母子兩人性情相契合。我曾見小武良村轉角處。一女郎。其容貌酷似施姑娘。令我一見。輒追憶星鬟也。

寶銓聞母言。微微歎息。心念佳人難再得。漢武之言知音哉。當時我冬季歸省。之日距星鬟隕玉之時已三月矣。星鬟之母尙留紀念之品。與我所言無非傷心之。

語猶憶汝之墳墓在故鄉之小川松楸蕭森環繞孤山之麓夕陽西下峭風襲裾我嘗拂墓石而掃落葉徘徊墓樹之下卽星鬟窀穸上所蓄之紅英已幾度矣人生如朝露轉瞬卽消惟彼長眠人永永爲心坎中一紀念物而已良可歎也

寶銓憶念及此又聞母道及小武良村轉角之女郎爾日在家鄉往來時確曾見過年可十七八豐瘦得中姿態秀逸幾疑爲施星鬟後身也莊靜之中含有嬌憨之意衣雖布素顧洗滌至爲嚴潔髮黑如漆豐鬢而盛容曾卒業於高等小學去歲肄業於某學校以習裁縫并助阿兄教育事宜實爲近今女士中至安閑貞靜之人爲村人所交譽而寶銓母子所最心折者也

寶銓曰此事件其緩緩相談可也母復拈線引針目光漸及於壁上之掛鐘詫曰噫爲時十一點鐘矣乃作如此長談耶母腰骨微痩先往休息兒亦宜早憩明日再見也寶銓曰然兒亦思睡矣遂起推窗一望見月光如遍地水銀蓋中秋十七夜月尙團圓如玉盤也斯時萬籟俱寂惟聞風吹栗樹上簌簌作響與四壁秋蟲

唧。唧。相。和。也。

第四章

紙窗茅屋之中有一老婦方臥病榻此老婦爲誰沈寶銓之母也室中雖無長物然位置頗井井天下無論屋之大小能位置得所者氣象自佳此時老母嗽不已寶銓呼曰母乎母乎今日乃狂嗽想係感冒風寒蓋以母氏劬勞猝爲寒氣所中今夜天氣殊寒冷風砭骨道上無人聲矣母乎宜加一被也

母曰無需想今日略受感冒少頃卽嗽止耳兒宜早寢每日須勤職務天氣寒早睡爲得兒病防荒職務也寶銓曰兒斯須卽睡矣尙有三數習字卷未批正耳寶銓乃起就已牀輕拽一被覆諸老母之身曰暖睡片晌得微汗卽痊可矣此際尙惡寒乎母曰足矣足矣寶銓乃仍就燈畔批正其習字之課卷

夜深寒氣愈甚窗外風聲挾此寒林萬木之響有類怒潮霜氣自戶沁入紙窗之玻璃宿氣成冰如花繡雖御重裘身猶凜冽蓋初作冷信益令人不耐也風起處

枝頭積雪打窗作瑟瑟聲。村之誰某以昨日中寒病。某氏亦擁被僵不能起。爾時正有一種流行之感冒爲勢頗蔓延。寶銓遂雙蹙其愁眉沈沈不語也。

顧渠雖注意於學生之課卷而耳輒留意於老母聞母自寢後嗽聲實未一刻停。然又未敢擾母。旣念母或注念於兒之未睡遂不能深入黑甜乃收拾紙筆亦卽就睡。明日母遂寒熱頭痛不能起。顧念母子二人相依爲命家無婢傭事必躬親則須起而爲炊。始可令兒朝餐後就彼業務也。於是強自支持將起而煮粥。然身一動而嗽大作。頭目昏眩其顏色之惡更足驚人。寶銓乃強母使勿起。進一發汗之劑。雖男子不慣執炊。顧亦勉強爲之。母曰：「兒乎我略受感冒行卽痊愈。若放懷早入學堂爲佳。無事萬不可缺席。我服藥暖睡。屆兒歸時當已癒矣。母小病兒可勿憂。趣行爲得。」寶銓曰：「諾。」母曰：「若一人缺席則多數之兒童曠課。此有傷公德事也。」寶銓曰：「敬佩母訓。母乎兒行也宜安心靜眠。此處有粥兒已置炭於爐中更有沸湯用備母需也。」

寶銓臨行。忽又停步。曰。兒思兒不在家。擬浼鄰家老婆來此照拂。或且放懷也。母曰。兒非言比鄰之薛婆耶。亦佳亦佳。藉此可以談話。用破岑寂。兒便道囑其來此亦佳。寶銓曰。諾。母曰。時光不早。兒其行乎。恐學生久盼也。寶銓出己門。卽至比舍薛婆家。託以看護阿母。乃急至學校。則見兒童輩方整列於門口。待第二之鈴聲。起處。卽魚貫入也。

是日爲星期六。寶銓於一點鐘時歸家視母病。同事者知太夫人體有不適。亦不敢。尼其行。而學校中與彼關係之事業。則早於一點鐘前了之。入門先來視阿母。薛婆已在母側。乃起迎之。曰。先生歸來乎。若母方安睡。惟時時咳嗽不已。餘亦無他患也。特精神疲倦。想於平日操勞過甚耳。今方得美睡。愚意暫弗驚擾爲佳。寶銓曰。嫗之言是也。吾母辨星而起。轉斗而眠。遂感冒風寒。疾病之中。人恒出於人不知覺之間。特今日之感受似較前爲烈。蓋邇來方有一種流行之時症。感染者良夥也。頃者醫生曾來診視歟。

薛婆曰。醫生於九點鐘即來。君不見架上留有藥水及藥粉乎。醫生言經兩三日後。其病即痊可耳。語時。薛婆指此架上之藥瓶示寶銓。曰。此足需兩日所服矣。寶銓曰。奈何以家母之病牽率阿姥。今銓已歸矣。姥家中事忙。可以歸休。異日再趨府道謝也。薛婆曰。勿須老身每日恆挈。吾幼孫出而閑步。此時亦未必歸也。我聞孫輩常道及先生沈先生三字。乃令兒童輩不絕於口。每謂學堂中之先生無有如沈先生如此。懇切周摯者。又聞先生對於阿母能盡孝道。頃醫生來。尙稱道先生弗休。此村中有先生來此作青年之師範。誠村中之幸福也。特以村中時罹水災。民鮮蓋藏。因之風尙俗習。輒以憔悴困苦。無以聊生之故。不及他村風儀之美。耳。噫。我輩閑談忘却先生午餐也未。

此誠實之薛婆。當時仍堅坐弗去。而寶銓則注念於老母。觀其睡眠之狀。頗爲寧貼。而醫生言三數日後即可痊愈。則心中稍慰。遂易服趨就爐次。撥之餘炭未燼。尙熾紅星。加獸炭於上室中。益復暖氣。騰騰寶銓見母尙酣眠。不敢驚擾。而薛婆。

亦躡足行於房中防震響作巨聲令病人破此美睡也。

少選薛婆出而汲水於井傍入時於汲桶之上添一藁草之包笑曰沈先生頃吾孫兒來此視太夫人疾余恐其囂煩不聽之入攜有雞子數枚謂上奉先生者物雖微亦小兒輩一片心也先生其畱納之老身已囑其歸家勿來此驚擾也蓋薛婆之孫亦在學校中爲寶銓所授之三年級小學生也寶銓聞學生輩之敬愛師長心亦竊喜物雖羹羹顧亦足證師弟之感情厚也。

寶銓曰學生饋物本不應受旣將以阿姥之命謹拜嘉貺當奉阿母爲滋養之品矣薛婆遂辭歸經二三日後母之病體漸愈寶銓亦大喜薛婆本健談又深感寶銓之爲人出則與村中父老輩言之舉其數日中寶銓於病牀侍母之狀此村中多質樸之農人兒童於農隙咸就此校讀聞此僉曰沈先生有德之少年也於是豚蹄雞卵之屬大集於門嗚呼須知此種巔率不文之贈品物物中均籠有厚情也。

寶銓心感彼人之厚意。均謝而受之。渠輩咸歡躍而去。村人以寶銓雖侍母病。而曾無一日之缺席。知其公德心之摯厚。彼輩謂村中難得此良教師。雖有何種之事。事情起我輩。終不願此舉。世稀有之教師爲他村所得也。此則凡詣寶銓家視其母病歸者。其口碑咸如此。

此時病經三日。其阿母咳嗽略愈。惟尙未離病榻耳。曉來天氣嚴寒。屋瓦簷端。冰筋下垂可尺許。村犬皆噤而不吠。寶銓較平常爲早歸。阿母擁重衾。趺坐榻上。寶銓自學校假得新聞紙。讀之遇有瑰聞珍談。輒告阿母。以博慈顏一粲。已而又雜語他事。母曰。睡乎。明日須早起也。寶銓遂臥至夜半。驚覺則又聞其母嗽聲不絕似較前次爲尤烈。寶銓瞿然曰。母又咳耶。今夕天氣寒。母被當蓋緊。勿凍肩窩兒起。爲母輕拊肩背可乎。母曰。否。兒勿起。我自知寒暖。一時氣促。少選即止。咳耳。寶銓因念母已弗咳。何以今夕舊疾復發。得毋又中寒耶。朦朧中忽爾心跳。決非佳事。已而聞母微有鼾聲。乃亦就眠。翌日寶銓早起。即至牀前視阿母。則顏色大

變。默思一夜中憔悴乃爾耶。以手撫母額則額上有微汗。顧身熱未退。兩頰微絳。雙目無力。心念此決非常態。是必迅延村中某醫生一診斷乃可。

寶銓於是急往延醫。醫生旣至。爲綿密之診察。爲時可兩小時也。醫生傾其首。又時時張目而皺其額。寶銓恐驚擾其診斷之路。不敢問訊。診察旣畢。寶銓要於門口。低聲問之曰。吾母病無害耶。醫生蹙其眉曰。我疑是肺炎。特我一人之意。作如是想。矧係初次診視。太夫人亦未敢謂有確據也。

嗚呼。肺炎耶。寶銓一聞此兩字。而全身之血爲之立冷。兩足幾僵。經曉來之空氣。一披拂而顫不能已。幸而此語未爲阿母所聞耳。寶銓此際皇然若無所主。醫生慰之曰。雖云肺炎。實爲初期。今日我往良痊街爲君代邀一醫生來。足以互相商酌也。醫生遂留藥水藥粉而去。

嗟夫。今日之沈寶銓。如以黑夜行深山中。僅恃一點孤燈。用爲嚮導。不意山風吹來。此燈光又搖搖欲滅。則中心寧能安貼。今據醫生之言。則謂吾母肺炎尙在初

期。然安知非恐我焦憂。借以慰藉之詞。矧病卽輕微而旣罹此症。則病根已深埋。其膏肓念及此。憂心如焚。繼念我母子兩人相依爲命。萬一吾母有不諱。我何以生。爲此時熱淚涔涔。不能止矣。送醫出門後。卽詣薛婆家。仍託其略爲照料。學校中自今日始。已入於年假中矣。薛婆旣來。寶銓遂至電局中發電與姊。越兩小時。而頃者之醫生。偕一年輕之醫生同來。此蓋有名之醫學士某君也。寶銓乃偕醫者。換去阿母胸次之冷水。令母臥平。顧病症之變態良速。此時母漸陷於昏睡之狀態。醫生診察者久之。曰。確爲肺炎。又曰。宜不斷用冰塊置於胸次。雖然此一荒僻之鄉邑。又安有冰廠者。至夕陽歸山時。而寶銓之姊勝雲。亦得電信。趁晚車來。視母病矣。

勝雲嫁後。已獲兩雛。今聞母病。匆匆告歸。恐爲外婆擾。故未攜與同來。然自母病後。醫生爲肺炎之宣告。而寶銓遂同失乳之兒。終日茫茫。不知所措。猶幸阿姊歸寧。時時勸慰。又自覺悟。尙日望母病體之恢復。顧爾時老母病乃大劇。苦熱。嘔語。

纍纍如貫珠所言。則無非平日之所以語兒者。又言兒以侍奉我故。乃犧牲向日之抱負云。云寶銓與姊聞此言亦相對唏噓不絕。

一燈如豆。萬籟無聲。惟聞門外風聲起處。與枝上枯葉相戰。颼颼作響。夜氣漸深。爐火之力亦弱。在此澹澹燈光之中。見此病骨支離之老母。中心不能無悲梗。又念老母以朝夕疲勞。遂致病魔乘虛而入。是非兒之不肖。有以致此乎。寶銓深夜伴母衣不解帶。有時夜半起往小川。擊取厚塊之冰。往返徒步十餘里。以謀醫藥。蓋賭此一己身命之半。以求癒母病耳。

嗟夫。殆天鑒沈寶銓之純孝而至誠之真。足以感格上蒼歟。無何而老母之病。以彼姊弟之看護。漸有輕減之狀。壯熱已退。面色亦有轉機。醫生見之良喜。勝雲與薛婆亦互慰謂從此可占勿藥。寶銓亦歡忭雀躍。越數日。母能強起。乃拂床疊被。約略掃除。又曝諸陽光中。以納清新之空氣。是日。姊夫以書來。寄有贈物一大裹。以表祝賀。病痊之意。媵以短簡云。脫外母病瘥。請卽早。早歸家。兒輩無人照料也。

是日寶銓適他出。蓋以阿母病中常勞人枉駕問疾。今日須一一回訪之。以當謝步亦人世周旋不可闕者。母則披厚棉衣。起坐牀上。擁以重衾。語勝雲曰。我病已痊。汝明日可以歸矣。勝雲曰。奚事急急。稍緩無妨。矧我亦久不歸矣。寧不許團聚數天耶。母曰。汝又不攜兩兒同來。禪子在家。詎不盼母。增係男子。何能撫此兩雛。故不如早歸爲便。

勝雲曰。我歸時。母方病滿擬。母病痊時。一傾胸中積憊。作數日之談話。何遽言歸。兒輩無妨。不過一星期之光陰。無論如何。必無大礙。願母病體早癒。安心勿爲我慮也。母曰。噫。我憶之矣。本有一事。擬共汝商酌。至此母復低聲曰。無他。卽汝弟寶銓之結婚問題也。我久欲與汝言。苦於不得其隙耳。勝雲曰。兒亦久有此心。欲詢於母者屢矣。母曰。良然。我已老耄。精力非復如舊矣。夕陽雖好。終近黃昏。何能令彼常持獨身主義。今回我病。其種種不便。汝已親見之矣。邇來趁汝在家之日。可與阿弟言之。是亦一良好之機會也。勝雲曰。佳。母曰。嫁娶之事。稱家之有無。固無。

藉虛榮爲此心。汝阿弟與我同之。特我以風燭殘年。深願早了向平之願。汝能勸彼允諾。則我自有處置耳。勝雲曰。諾。待弟歸時。我先探其意見。渠作何言。得母謂尙早耶。母曰。是也。謂二三年後再作商量。然寶銓今年亦二十五矣。亦不可謂早婚。我年衰弱。願得早弄孫爲樂。得見孫面。我死亦瞑目矣。言及孫事。我又當詢汝。汝前日書來。非曾言小產耶。

勝雲曰。有之不則。并此而三矣。頃母言。弟旣允諾。則自有處置。敢問母意之所屬。母曰。此事似可確定。若猶憶兒時嬉戲之伴乎。彼施星鬟想。猶能髣髴其狀態也。汝弟之與施家妹。本有情愫。自星鬟殤後。汝弟卽伊鬱於懷。今有一容貌氣質大與施星鬟相似者。而與若弟年齒亦相若。或稱彼心中憶念也。

勝雲曰。信乎。果能酷似施家妹子歟。人死後。光陰至迅。飄忽卽數年耳。第見萬緣萌芽。年年歲歲。如此時序循環。繁華觸目。獨彼長眠人永居於是。韶華旣老。記憶死者之心。亦淡。母頃言頗似施星鬟之容貌氣質者。誰耶。與此間相近耶。母曰。汝

不憶耶。在我家相距半里許武良街之轉角處非有一女郎乎其人家計不豐然亦世代書香惟阿爺業已物故僅依兄嫂爲活曾卒業於高等小學而去歲又於裁縫專修科畢業爲人幽嫋貞靜實與時下所謂女學生大異也。

勝雲曰寶銓識此女耶母曰約略知之勝雲曰果爾則我且試與言之母曰可寒天易暮至四點鐘時寶銓已歸見阿母擁被倚牀木棉巾簷下垂肩際乃趣爐火前曰門外天氣殊奇寒母久坐得無倦耶兒今日至各家渠輩聞母病已瘥皆大歡喜乃承關切若此可感也母曰兒乎若姊明後日將歸家今日姊夫有書來并饋以物寶銓曰噫如此多珍耶母疾方瘥姊何遽歸者母曰我亦不強留渠家有稚子寧能久居於此寶銓曰姊何不攜兩甥同來阿母甚掛念欲抱此外孫也此時阿母兩頰微露欣悅之色因念藉此抱孫兩字之語意正阿姊單刀直入不可逸之好機會宜與乃弟論婚事也母曰今以我病渠得電後倉猝來此故未攜兒輩來明春來時必當攜兩孫同來寶銓曰姊聞母言乎凡老年人恆喜弄兒爲

樂。明春偕兩甥來令我室中添孩笑聲也。母曰兒言良佳家中有兒熱鬧多矣。此時母再就枕闔目養神以讓彼姊弟兩人之談話。

寶銓曰母今日神情又較昨爲佳乎此一病後健旺當更不如前晚來之粥已安排歟。勝雲曰早已預備母謂須睡後始啜粥耳。此時寶銓顧牀上阿母漸漸睡去。勝雲起而預備晚餐。寶銓則至爐次啓視阿母之粥。嗚呼彼姊弟亦幾年不相邂逅矣。當寶銓入師範學校之日即勝雲出閨成禮之年彈指光陰已七年矣。此七年中卽偶爾相值亦匆匆不及爲長夜之談。今復聚首晤言於一室中共奉侍此兩鬢已霜之老母。此情此景不可多得也。

勝雲起而點燈曰我與阿弟有數年未敍家庭之樂矣。弟猶憶幼時情狀歟。寶銓曰奈何不憶兒時之事。如以小刀逐年逐月徐徐鐫刻於腦令人久不能忘。余夢寐中恒縮身爲稚子與姊同嬉於芳草之茵二十年事竟同一瞥。勝雲曰姊年來健忘。凡稍遠之親長幾均不能憶其年齡。寶銓曰記憶之爲物也亦新陳代謝光

陰與人事如車之有雙輪。旋轉無已時。而新者常驅逐舊者。而遠之。姊邇來亦甚勞苦。不復暇逸也。

語時兩人微笑。勝雲續話曰。弟今日出行後。姊與阿母道家常。母頗懸懸於弟事。寶銓曰。母何言者。勝雲曰。以弟聰明必能探知我言中之意。寶銓曰。噫。弟事耶。可不必談。可不必談。語時爲燈光所映。紅雲飛於腮際。勝雲曰。弟勿長作此言。拒人於千里之外。須知凡事當審慎。三思。汝試思。姊所居又遠隔數十里。外往來匪易。今歸後。不知再來何日。而家中何可無一女子。老母多病。更不忍勞其筋骨。我勸阿弟早娶。弟婦實爲正當之理由。

寶銓曰。娶婦徒增家累。矧弟年齡尙早也。勝雲曰。以弟年齡實不能謂之早婚矣。今弟年亦二十五。汝姊夫亦於二十五歲之春締婚也。弟亦識張憶琴。其人歟。寶銓曰。識之。此人非奉職於姊所居之村乎。何忽言及此人。勝雲曰。爐上粥已沸矣。且取下後再談。寶銓乃急取下所煮之粥。勝雲續言曰。前日渠至姊家來。謂將與

弟作伐。寶銓笑曰。張憶琴乃自居冰上人乎。眞奇妙之事。渠自身曾娶也。未

勝雲曰。是乃不甚分明渠言有在女子師範卒業而今爲女教習之尹姑娘將以此人與吾弟爲媒。寶銓曰。彼人耶。眞愈出愈奇矣。我知其人特未便揚他人之惡。請姊爲我緩詞謝之。勝雲於是進逼一步曰。異哉。吾弟彼師範卒業之女教師。吾弟尙不滿意。將屬意於誰耶。勝雲以語撩之。寶銓更不能耐。乃曰。姊真不知弟之意耶。抑故爲是言以激之耶。尹女士學問非不高。特須有相當之資格。渠亦曾奉職於此者半年。第見衣服裝飾事事求勝。其虛榮之心較諸一己之職務爲重。所謂情意之修養。蓋闕如也。教師雖爲其本職。而修飾乃同於商賈耳。

勝雲曰。然則張憶琴乃大作褒詞也。寶銓曰。然乎。惟吾家萬不宜著此人我財產俱無祇。有一老母若娶此等女子。何以饗此如燃之慾望。我旣受累阿母亦所弗欲。勝雲曰。弟意我知之矣。當務實際。不尙虛榮。若似施家妹子之爲人。近日殊不可。多得。此際。勝雲用短兵直入之法。而寶銓不語。僅作微喟。勝雲點首曰。姊知之。

矣。阿母頃言有一女郎大似施家妹者。想吾弟亦屬意於此。待我歸後卽告汝姊。夫當爲弟執柯也。寶銓此時亦微頷首似默允矣。

第五章

諺云。病來也。如箭。病去也。如線。寶銓之母雖日就痊可。然尙賴嬌兒晨夕扶持。惟乘此病中強我兒爲姻事之談。乃令姊夫爲執柯使者。竟以媒妁之勞。遂合朱陳。之好。而沈寶銓遂與第二之施星鬟。諧此至好。無忤之伉儷矣。此第二之施星鬟者。姓陳。名愛子。愛子之兄與勝雲之壻。故爲總角交。聞與寶銓締結絲蘿。至爲喜。悅愛子之母。得此快壻。亦足慰老境也。

春風微噓。綠柳纔黃。此美滿豔麗之花。鬢鬚自村端之孤屋。乃移植於名園活色。生香非同凡艷也。溫馨之光陰中。愛子洗手作羹。嬌羞作新婦矣。斯時阿母之心。花怒放。對此佳兒佳婦。幾疑一對璧人。勝雲亦視等同胞之姊妹。而村人來觀者。咸啧啧稱羨。新婦之溫淑婉麗。此時四圍之空氣。均透暖氣。而薰風和日。鳥語花。

香。之中。遂。爲。寶。銓。溫。柔。之。鄉。矣。

春光既盡。夏景方長。顧自五月中旬以來。天乃霖雨不止。是日爲五月二十有三。卓午時。雖天光略霽。然澹雲之罅。微露日光。耀目作慘黃之色。村故沿江。是時江水盛漲。一望大川。漫漫無際。臨川之田。都有沒入水中。成爲一片澤國者。覺空氣之中。都挾有溼意。似非有欲晴之狀也。少選。又雲氣蓊翳。漸積漸厚。天低如幕。幾下垂地。平線上漸漸成灰色。煙霧漫結成團塊。已而風漸停止。天地闌寂。木葉亦不見微動。大有萬木無聲待雨來之狀態。蓋一剎那間。又似有傾盆大雨來也。午後三點鐘。寶銓授業之時間已畢。猝見太空之中。作驟變雲容。潑墨四圍。黑暗。幾如夜中。而天上飛雲。往來迅疾。如馳馬一瞬之間。林樾中枝葉相戰。颶颶作響。飄風陣陣。而過河流。爲風所遏。波面皺紋。如韓娥而林中。爲怒風所振。如百鬼怒號。而黑雲捲天。狂馳迅奔。其狀瞬息萬變。江水中巨浪。作鞶鞳之音。聲似錢塘怒潮。伍相國挾千軍萬馬而來。又似河伯列隊於江上。與雨師風神決一勝負也。

已而天果雨矣。沛然而下似千百銀河自半空中直瀉而下。溟溟漠漠之天光中。但聞風雨悲鳴似雜有人喘呼奔走之聲。斯時幾疑另易一世界。寶銓急登樓上。倚欄觀天。念天心不測。飢寒災祲之來。每出於突兀之中。今日學校中廊下一帶。均水深沒。踝而屋外風雨之聲。又甚烈。此一高聳之小樓。宛如在孤舟之中。遙望空際。則天水相接。遂成一色。

幸而此次防江之長堤。猶依然無恙也。則此沿岸數千蒼生之命脈。惟恃此兩堤而已。脫有寸分之土壤。爲彼荒浪巨濤所齧噬。則沿岸一帶之綠野青畝。更不必言。而人畜財產。將悉爲波臣所收舉。此村之所有。同付諸洗滌之中。則轉瞬成爲水國。而我輩其爲魚矣。寶銓方作是想。斗見前面羣頭攢動如黑山之擁簇。其呼喚鼓譟之聲。有如雷動。往來紛擾之人。幾如羣蟻之旋磨。寶銓屹立於窗前。目注此防江之堤。無他瞬也。第見風捲處。則鳴條折枝木葉片片亂飛。更有拔木遠拋數丈之外。倒地僵臥爲狀。似陳骸也。風挾水聲。水藉風威。而其巨聲發於水上。水

勢作渦卷。由此江心直衝堤岸。而此堤遂有震搖之勢。時則白雨拋珠亂灑而下。然雨脚甚長。連綿不斷。如以巨束之弩。拋擲於空際。狂瀾怒濤之音。震人欲聾。而巘岸之激浪。在此浩渺無際之川面。恍如惡魔之張巨吻。而雪浪飛升似舞其銳厲之爪。以攫人也。然而遙瞻水平之面。距堤岸尙五六寸。寶銓今日之兩眼。爲雨所濕。情狀大似濡鼠。雖凝立不動。如石人。然而目不交睫。正注射此雙眸之光線。於長堤也。

寶銓佇立者良久。全身爲雨所溼。其頭上點滴之水。沿頰而下。成爲至小之瀑布。旣而雨勢略停。寶銓乃覓路歸家。小橋溪澗之中。急湍怒流。淙淙不絕。隴畝阡陌。亦一片汪洋。然而天氣尙未平復也。歸家時。愛子已迎候於門。解溼衣就爐上烘。之時。天色垂暝。寶銓曰。今日風雨殊猛烈。阿母如何耶。愛子曰。母已睡矣。寶銓曰。此處地勢高。當無妨事。若沿江則頗岌岌。然今晚或無礙也。愛子緊蹙其雙蛾。曰。脫此長隄。一潰不堪設想矣。

時當夏令而以風雨連旬峭寒乃似深秋愛子尙衣木棉之單袷作淡青色鄉間自織之品也雖草草梳掠而娟妙自能入時兩頰紅霞斜侵及於鬢際紅窗燈影絮語喁喁而瓶笙自爐上作種種微妙之音似相爲酬答者外面冷雨敲窗又淅瀝似撒豆寶銓方與愛子款語忽聞隱隱作遠雷聲轟然而鳴其聲響頗洪卽繼之以呼喚奔走雜遝喧競之音自靜夜中聞之恍如地球將滅絕尙無此慘動之聲也

寶銓聳耳以聽曰人聲嘈雜恐此防江之堤或有變端也愛子曰果此塘潰者沿江一帶必遭慘變此間可無恙耶寶銓曰若放心此地決無妨也愛子聞寶銓言胸中略定乃就爐上傾半甌之茶送寶銓寶銓起身接之曰我家地勢高固可無虞然我爲學校頗不安心脫此堤潰者必無倅也矣學校之傍尙有一貧家孤兒借住此間戚戚之孀攜此淒淒之雛不知能出險否乎

此時風聲復起樹木又作巨響寶銓曰如此風雨連續不已此堤安可保耶正語

時。又聞。轆。然。作。大。聲。如。百。雷。齊。落。一。時。叫。號。之。聲。遠。近。響。應。愛。子。急。呼。曰。何。事。何。事。寶。銓。急。起。立。而。以。此。巨。響。之。故。老。母。亦。驚。醒。遽。呼。曰。媳。婦。媳。婦。此。何。聲。耶。愛。子。急。趨。入。臥。室。曰。母。乎。兒。在。此。母。曰。媳。婦。而。不。見。窗。外。似。有。火。光。也。轉。瞬。之。間。愛。子。推。窗。一。望。但。見。籠。燈。炬。火。照。耀。有。似。白。晝。而。呼。號。詈。罵。之。聲。直。震。天。地。同。時。警。鐘。亂。鳴。蓋。防。江。之。堤。潰。矣。

寶銓斯時。遽脫其所衣之西服。跣足袒臂。高捲其袴管。呼曰。愛子汝看護阿母。我往學校一行。此處地高固無妨也。愛子託汝。我去去卽歸。咄嗟之間。寶銓卽一躍而出。然此時警鐘尙續鳴不已。雨漸停止。密雲尙飛馳於太空。但聞波浪轔轔之音。震人心魄。地軸爲之搖動也。學校之門口。本磊石爲一小山。寶銓屹立其上。而脚。下。已。成。萬。頃。之。波。此。景。此。情。幾。如。拿。破。崙。之。寄。身。孤。島。魯。濱。孫。飄。流。大。海。矣。寶銓握拳怒目。注視水面。幾欲與河伯決一雌雄者。乃大呼曰。張老。張老。張老者。學校中宿直之一老蒼頭也。張老不應。其時宿舍之燈火忽滅。轟然一聲。波浪直

破窗而入。玻瓈之碎片與磁器相戛作聲。而樓梯上似聞跔音。拾級而上。寶銓復高聲呼曰。張老在此乎。但見樓窗中似有一黑影搖動。呼曰。來者其沈先生歟。餘音。嫋嫋反射。及於波濤。作遠響。寶銓曰。校中要件。均將出歟。張老曰。未也。在事務室中。寶銓曰。我往取之。語猶未已。寶銓卽翻身飛入怒濤濁浪之中。宛如爪牙紛拏。遽攬此身而去。

張老急呼曰。沈先生危哉。危哉。斯時又一浪起。寶銓卽飛身而過。然而水浸學校之壁。基址不堅。俄聞訇然一聲。左首之校舍作烈鳴。則屋瓦齊崩。牆壁亦頽。幸而寶銓未入此室。然性命呼吸間不容髮。當夜觀沈寶銓之奮身努力。洵足表現彼人性格之一端。蓋彼方少年血旺氣盛。一遇事變。卽誓死赴義。其勇往直前之意。氣有足令人起敬者。

大凡一人之勇氣。恒爲愛情所鼓動。故動學家輒謂力之起點。源於愛。斯語直云非妄。今日沈寶銓之勇氣。百倍實由其愛校心之一念。有以致之。試觀颯爽英姿。

睥睨巨浪之中。狀甚猛摶。而不知其熱血湧於脈絡。精誠充諸肺肝。想見其老母病時奮身不顧。以盡孝思。亦惟以愛情凝結於中。發此勇往之氣。其於學校也。對此多數之幼童。亦以滿腔慈愛之心。傾注之。而其伉儷之篤。則寶銓之愛愛子。與愛子之愛寶銓。正兩兩交糾圍聚一處矣。

寶銓自事務室中覓得校中要件。挾之而出。心念鄰家一孤兒不審。曾爲波臣鯨鯢。否。乃縱身攀樓窗而左。則聞隨風送此哀呼救命之聲。入於寶銓耳鼓。顧黑夜中。殊不辨悲楚聲之奚自而來。急縱聲四覓。始覺一婦人方攀援一松樹。尙力抱懷中之兒。弗釋也。寶銓故身體趨捷。卽緣樹而上。婦人見之喜極。幾手脫於樹。寶銓識此。婦卽爲學校旁側之一孀。其夫死五年矣。青年苦節。僅此膝下一兒。纔六齡耳。去歲入小學初級班。學校中以其家寒。免其費。

兒見寶銓。卽大呼沈先生救我母子也。寶銓曰。無妨。我必出汝於險。夫人試以兒授我。可雙手緊握樹枝。弗虞顛墜也。時隱隱聞有人聲自遠而至。蓋本學校之校

長等知學校被水厄乃糾人擎舟而至彼等以爲此次校舍之破壞器具之漂失均不足惜獨是此校之簿籍紀念以及要件倘亦逐波臣而去則殊足令人惋悼更有直宿之張老風燭之年乃令顛頓水中乎此時校長當先移舟而進寶銓聞人聲急呼曰來者誰乎寶銓在此速援此婦穉者衆人聞聲而愕蕩舟益近校長曰沈君已在此乎我校中所有文件均漂散盡矣寶銓自懷中出一紙裹曰要件約略均在此中事務室此際已一片汪洋我於數分鐘前冒險得之校長乃力握寶銓之手曰敬拜君德我感君極矣

於是寶銓乃扶此婦婦入舟又以手中之兒與之同人復往援張老移舟復至公共會議之廳校長曰噫君衣裳已全溼得無寒乎寶銓曰然雖然且至會議廳後再談校長曰不可恐將受病於是校長脫一外衣授寶銓曰君家中無恙耶寶銓曰無慮吾家固處高地也時船已款乃一聲搖出波心風過處但覺四圍岑寂毛髮爲之竦立

時已夜間十二點鐘。一痕弦月發最初之光芒。乃自團團黑雲之中推幕而出。下燭流水作青白之漪漣。風動處銀蛇萬道游漾於波面。欹耳聽之隱隱聞流水滾滾似有餘怒。星斗幽淒之光射此家屋人畜之慘狀尤令人不堪回首也。寶銓在船中絞此垂水之衣令乾復披校長之外褂然跣足蓬頭狀殊可笑。乃爇火以烘溼衣向高處佇立遠眺則一片悲慘之景冷風砭骨令人肌膚生粟似襲有鬼氣也。

至夜半三點鐘時此半丸黃月時出沒於雲幕山色水光漸相接而成一色。至四點鐘時而微芒曉色之中峭風拂面令人瑟縮不耐。楊柳岸曉風殘月本爲詩興畫稿之材料乃今日則舉目悲淒之景。曉星三五點光氣漸澹何處水村一聲兩聲雞唱相斷續而曉鶴三四翼啞啞出巢而啼也。

是時水猶未退樹枝透於水面拂枝垂葉幾如生長水中者天光已作魚肚白色偶一開睫如大地山河籠以慘澹淒愴之薄幕無何一輪紅日漸湧現於地平線。

上日脚甫伸作耀金之色下射水面精瑩若鏡昨夜癡雲均一掃而空依然晴朗之天嗚呼碧翁翁若了無知識者天空之平和又寧知人間之悲慘哉

放眼一矚第見白浪滔滔兩岸之田畝浩渺成爲一面之大湖天際一髮之青卽爲交界之點大風拔根之樹木以巨幹浮水面牛馬之尸骸亦漂流河中也轉眸以矚橫山霧氣全消悠悠早餐之炊煙直上於空際旁有一帶之竹林農家茅屋數椽適在山腰之半左右零星有小村三五隱於山坳將以此間爲福地曾不知下界方罹悲慘之境也

再矚下方則炊煙已斷家家闐無聲聞蓋今日水入其家爲主人矣於是復瞰學校之一方面則校舍已崩潰七八丈碎瓦斷椽入諸泥濘之中門前一小山卽昨夜佇立其上者此麓亦積有泥土無數尙有小阜數突在淺水之中運動場則成爲一片窪地泥水濁流不堪汙溼竹籬板扉散在亂流之中其入口之板橋不知流往何所校門亦破而圍牆乃頽其半當日寶銓等所苦心經營之學校園今日

乃爲水底植物之場矣

更囁鄰近之各戶則慘狀真不堪屬目居室爲水所浸則牆圯壁倒以及屋瓦傾墜。礮然作聲又或窗戶悉爲巨浪所捲雖復壁立而全家已湧現於外箱籠篋笥俱爲濁浪所吞白鵠來歸思覓其巢不得簷頭黃貓欲覓其主人徒叫嗥不已匪特家屋更有嬰兒之失乳悲呼其母此聲聞之不足令人腸斷耶蓋頽牆離立之中貯有無數悲慘之材料是豈我筆所能盡述哉。

第六章

村中經此災後此十日中急辦善後之策官吏驅馳夫役奔走一村紛亂如麻也。亂松低樹之間平添無數之臨時病院朝進白板之扉而夕葬黃隴之土亦不知凡幾一望荒村慘怛屬目但見卑荷病者之軟榻往來於林中如鶯梭織柳而婦穉呻吟老壯瘡創恍疑身入戰爭時代矣。

嗚呼此江村一浩劫而損失者更不啻向者碧疇如雲今則彌望皆水可云滄桑。

小變矣。而罹此刦之男婦尤爲傷心。慘目往往宛在中央。飄流一女骸來而羣兒聚哭。其母慘不忍聞。更有青年孀雌之哭。其夫結褵尙未三月。已作春闌夢裏之人。又檢點家居。紅窗笑語之地。今已不堪回首。而庭園何在。瞠目竟不識其處。日中尙忙碌。稍殺其悲哀。至於夜來。則有如烏鵲之失巢。所謂繞樹三匝。無枝可依者矣。

爾時新聞紙之紀事。亦連日揭載其慘狀。蓋是役也。計全被漂沒者九十五戶。半受損害者二百戶以上。死者無慮近百。而病者尙不能確指也。此災亦足以聳動國中之耳。省吏經縣自治會之請。願特與以若干臨時之補助費。府縣各官以及自治職員。共商善後之救治策。當日有鼓腹擊壤之樂。而不一轉瞬。街頭餓莩纍纍矣。更有無數貧病無告之人。呼援於孤屋乞米求宿。到處皆是。誠不解天之何以降罰於此村也。

越數日。沈寶銓之學校已修理殘毀之一部。不日即開學授業。而兒童缺席之多。

自在意中也。於是職員會議爲二部教授。然而童子入塾咸無歡愉之色。或痛失其慈親。或悲折其手足。重已瞑赴泉臺。輕亦磨成疾。病缺席復缺席。此偌大之講室中。乃多半成空位也。即兒童讀書之聲。亦復慘而不舒。書籍文具。更復殘缺。不全。此災後之教育。誠令人悲慘而多勞苦也。

災祲常至。而乾坤依舊。金烏玉兔。仍跳盪於東西。時光漸及六月之暮。而炎威乍逼矣。某日午後二點鐘已過。空氣蒸鬱。綠陰如幄。中微風不動。如長晝靜眠矣。蓋日永如年。正午夢方酣時也。寶銓是日散步於外。舉眸四矚。則見小山之傍籠以杉樹之林。而其中隱隱數白點者。均病舍也。傍有長松一株。天矯屈曲。挺然矗立。於碧紺之空。似爲之標幟也者。因念此中悲哀窶窮之儔。又何可勝道。是亦無可如何委諸天命而已。

寶銓鬱鬱無聊。腦中飽儲悲憫之念。而兩足不覺無心。而動旋至一破戶之前。寶銓睂眼見此破碎之家。蓋亦就學於本校一兒童之家也。其母先以負傷之故。今

乃發生他病憔悴至不堪屬目寶銓至此不禁駐足以觀但覺屋內闌然似枯寂久無人居此者門前僅懸一破簾隨風飄漾狀似鬼魅招人四鄰寂寂雖在白晝
髣髴世界都暝也

寶銓至門次揭破簾側身而入黃土爲壁一經水浸而溼氣蒸騰不可嚮邇其室大類窖窖穢氣觸鼻令人欲嘔四壁且有裂紋以木撐之蓋母子以露宿於外暫借此處以避風雨也疲軟無力之病母則臥一蚯蚓蝕餘之朽榻室中既不甚通光氣黑暗之中但覺此病者面作土灰之色了無一絲血痕兩頰瘦削肌肉盡落僅以皮緊裹其骨而已頭上青筋隱現亂髮蓬年不過三十爲狀已大似五十許之老嫗是當知貧病相逼之足以老人也

此病母臥榻之側則藥瓶兩枚泥竈一爐爲其完全之長物上有天窗漏此陽光下射然而蛛絲之網張之於上幾如一細織之小簾破牀之腳支以殘嬰病人轉側卽岌岌動搖作傾跌狀地溼出瀋如汗壁上糊以黃舊之新聞紙而多足之蟲

疾走如飛似睹此新聞紙之要電中有異常消息者乃奔走相告也卽病婦之目亦常注視此新聞紙中以餘無可矚耳。

寶銓至是大動其悲哀之情蓋門前之破簾一掛卽爲貧者之幌所以招人入室催其暗淚也時則病者額上汗涔涔下皺眉吁氣頻以手巾拭之寶銓曰夫人今日略瘥乎病者見寶銓於悲苦之顏面中微露笑容曰敬謝先生屢次見枉貧婦母子實感戴不知所極嗚呼寶銓以一腔慈善誠摯之心已映照及於他人卽其溫藹之狀宛如勁風慘雪之中忽而東風吹處萬花怒放令人忻悅之餘一舒其積鬱也。

蓋自村中罹災以來寶銓無日不往各處撫慰創病之人而於煢煢哀苦之孤寡尤憐念焉雖饋糧贈衣所餉不多而深情足以感人村人之見之者如暗路中之一點孤燈賴此孤燈尙有光明之象寶銓每星期以三次之訪問而貧家之感泣無已當未災時此子亦入學校爲寶銓所親教四年之中勸懇就學曾未有休

假之日顧家本貧困凡筆墨書籍之類恒爲寶銓所補助兒心本已愛慕先生且能孝順其嫡母故寶銓尤器重之

自經此洪後而母以重創之餘積勞爲病兒雖暫時退校盡看護阿母之職顧以十一齡之兒童舉此瘦腕欲令病魔避舍談何容易寶銓心懸此孤雛時時惠問其家而母子之心乃大慰恆人凡在病中每以得人顧視爲樂矧其爲寶銓之懇誠親切者乎母見寶銓又來卽呼曰沈先生此間病人室空氣旣惡天又酷暑請廻尊步勿中穢氣爲便寶銓曰暫入無妨我身體健不虞中惡也適來夫人得睡眠乎我來驚擾矣

時窗外蟬聲斷續爭噪於綠楊樹上病者以巾掩面曰我以一未亡人於此世界本無趣味一死又何足戀特渠父僅此一塊肉脫能撫育成人俾謀所以自立之道便得撐持此一家門戶亦足以報先夫子於地下不意天之酷人一至於此而我病萬一不起此煢煢者將若之何兒泣曰母勿言矣言之兒心滋痛寶銓此時

不覺亦揮此一掬同情之淚曰夫人勿過事憂煎良於病體有礙吉人固有天相賢郎年雖幼稚頗有孝心在學堂亦肯讀書是佳子弟也卽此亦足自慰凡人總有希望之心則前途均屬樂境夫人不比膝下空虛則希望遂絕今則後福正無涯涘耳。

病者以一手驅拂額上盤旋之蒼蠅曰敬謝先生如此愴惻慈祥正令人感誦不置雖然此間究不可多駐足願先生迴步寶銓曰諾然則夫人自珍重不久卽平癒耳寶銓出此陰溼之室而門外卽驕陽如炙狀同四圍蒸逼卽常人亦且不耐矧其爲病者能受此薰炙乎幸而東北一片雲作潑墨之色晚來大有雨意足令煩悶之氣爲之一蘇寶銓遂於一路蟬聲之中歸家晚風微拂紅蜻蜓飛颺於空中旣歸愛子乃出一函授寶銓視之則學堂中校長之函墨痕猶新上書寶銓先生親披數字也。

寶銓啟函視之則中言雨後新涼能顧我一談則當有要事相告并備瓜果以作

清談之助時則一雨已過萬蛙齊鳴流雲往來如沙疏星數點乍隱乍現而一丸涼月梳掠於垂柳之中校長穿寬博之浴衣移坐廊下納涼斗聞履聲橐橐而至知爲寶銓赴約乃呼曰沈先生來乎候君久矣寶銓曰頃承校長見招不審有何事見諭故特前來也校長曰無甚大事不過今日晚涼邀君一談轉累君矣我輩熟不拘禮卽在此請坐也可

此時月色漸漸自樹陰中出篩影滿地趁此月光無需點燈時主人與客均手搖白扇意態蕭閑微風披拂流螢散颺於樹間侍婢進以瓜果之屬校長曰今日畧有一事與君相談寶銓曰諾校長曰事亦無甚重要校長語時目注寶銓之面蓋此人出語吞吐是其癖性而語時又好目注人面則亦習慣成自然矣少選乃曰今日我歸家後卽得村長來函約往一談余卽往見村長孰知事有出於意外者校長語時適廊下侍兒烹茶茶煙爲風所煽吹入此間來校長顰顏皺眉避之然而事件之真相究竟不能使人明白其中意味也

寶銓更不能耐。急問曰：「村長之見召，究因何事？」詎關於吾學校之教授法歟？校長曰：「否。陳國華君之辭職也。」嗚呼！此一語也。寶銓聞之，幾如空中一電，愕然曰：「噫！陳國華乎？」何爲辭職耶？校長復徐徐語曰：「陳君提出此辭職書，謂急欲辭職耳。」寶銓聞此一言，更大惑不解。眉峰聳動，似甚詫異者。蓋彼與陳國華之交情，不啻膠漆，幾於無事不談。而今乃驟爾辭職，并不告我一言，則此事良出於意外。然則吾兩人交好如此，詎國華尙有不能信任余之處乎？是亦不能不反躬自省者也。

蓋寶銓之與國華爲同學好友，國華長於寶銓一歲。寶銓常兄事國華，學窗之友，良多而寶銓與國華尤爲莫逆。當日兩人在寄宿舍中，各談其未來之空想，各誇其故鄉之景物。國華家住海濱，則盛誇其煙波浩渺，海天景物之奇，令人神馳；寶銓家居鄉村，則又道其山川之清淑，風物之佳麗，花香林氣薰人，欲醉又令國華聞之，氣爲之爽。國華性好採集植物，故健於旅行，興趣良不弱。而寶銓則好文學，耽詩史，在學校時，同聽課室之鐘，此境此情，如在眉睫。今聞校長之言，寶銓心爲

鶻突念此中究有何祕國華竟不以相告我必往訪國華一詢其端緒始可耳。

校長曰陳君此次之辭職良出人意外蓋自村中罹此水災後我輩即倡議各以薪水所得之二成每月移助賑款議甫定而陳君卽詣村長處辭職我殊不解其理由詢於村長村長亦茫然特以意度之必於此事有關係然則我將自悔失策不善措置遂致我友不憚於懷然我又奚知他人之心哉村長亦言陳國華之辭職必其不悅於二成之賑款故欲就職於他村耳顧村長雖作是言而某則以爲此中或有誤解蓋以陳君之爲人頗磊落而光明良非硜硜者流可比或對於此事別有見解亦未可知耳寶銓君汝旣與國華爲莫逆則不妨一探其意彼此均爲至交何事不能相商以致拂袖欲去也。

寶銓曰誠如校長言國華實爲磊落光明之士胸中不留芥蒂當日職員會議二成賑款之事渠略有反對之意然我深知渠非於村中被災者絕無哀憐之心渠特言其手續不當如是耳國華之性情高抗語言率直我所深知然確信其議論

決不與感情相混雜。蓋於議論雜感情，此其人無價值者也。陳國華之倡反對說，則謂今職員之中遭此慘刦，而家屋破損財產蕩失者亦殊不鮮，何能不爲之顧及？矧以災後之學校每日二部教授尤爲勞瘁，則當先顧及職員，然後及於第三者。解囊資助本屬善舉，是當量力而行，不宜用強制之力。余因念國華之言亦不爲無理。第翻觀村人之慘狀，則大足使人悲憐。村中生產力皆無有，欲求一合之米一撮之鹽，幾不可得。則何能生活於地球上？則我等減俸以濟此無告，亦所應爾。國華亦以我言爲然。實則國華固以博愛爲心，彼之所施捨，恆在其所得二成以外。故我可決國華必不以二成籌賑之故，而辭職有斷然者。

時則涼月漸移於中天，樹葉相戰，槭槭作響。微風飄拂衣袂，間峭風過處，剪此燈臺，而滅侍兒擦燐，寸燃之。顧月光皎潔，如置身水晶宮中，夜色之清，有人間些須塵氣否？少選，寶銓問曰：「然則國華之辭職，當有別種理由歟？」校長曰：「渠旣未言其理由，卽村長亦不過揣測之詞耳。」寶銓曰：「然則我能深諒國華之心，知其決非因

此固可爲之保證也。校長曰：我信君言，君與國華爲故人也。寶銓曰：寧獨故人，實至好之同學耳。

校長曰：果如此良佳，蓋陳君而辭職，實將牽動全校一職員之去任，又不詳其理，由匪特無以告世人，抑且於吾學校之前途起影響，況陳君亦爲當世不可多得之良教師。沈先生君既與國華君爲總角之交，所言必較他人爲有力，矧以誠懇如君，其力定足以感人。我以此事託君，君其有造於吾校辭職書，尙在此間，村長亦深望挽留之也。

校長語時，乃與寶銓爲禮。寶銓曰：我知之矣，當不辱命，我必達此兩人之意，即有微嫌，亦不難立時銷釋矣。校長曰：一切總費清神。寶銓曰：此些些之事，寧敢不盡力。校長曰：月隱雲氣之中，今日恐尙須雨也。寶銓卽起身告辭，時夜已深更，但聞隔巷犬吠之聲，狺狺然與街柝相和，人家已重門深掩，各圓其好夢。寶銓出門，因念不如卽往訪國華，卽趨詣國華之寓所，遙望疏燈一點，掩映樓窗，知國華尙未

睡也。

第七章

嗚呼。天下之悲慘。孰有如彼。淒淒之離戚。戚之孀。在此破屋病榻之中者歟。冷雨如絲。峭風砭骨。雖在夏夜而陰森大類深秋。僅此一穗之孤燈。掩映慘澹於疏簾之中。而呻吟轉側之病婦人。忽強支其軀。若有所刺激於心熱。淚併湧點。滴落於衾上。自念身縛病牀。何時再能恢復其舊體。餘生無幾。而繫累尙多。脫以橐砧。無恙則前途尙有希望。今未亡人零丁孤影。則雖生之日猶死之年。過去光陰宛如春婆。一夢而前路悠邈。更非坦途。念及此而全身震顫。早已踣不能起矣。

回首四顧。則此燈光如豆之下。分外幽淒。如鬼魅。趁人乃以冰冷之手。欲攫人而去者。因念一死不足惜。實不能捨此愛兒耳。蓋以愛兒在旁。卽不能不自惜其性命。然死神臨頭。又何能乞免。則雖牽袂。握襟。仍須割我愛兒以去。參嗟夫。母子兩人相依爲命。則我苟長逝而兒乃逾成孤獨。徘徊路隅。痛哭郊野。終亦成爲餓莩而。

已。矣。則。一。掬。痛。淚。此。情。又。烏。能。已。已。耶。

此時母以淚眼頻頻觀其可愛之兒而兒方酣睡雖面龐憔悴而自母氏之眼中觀之逾覺其可憐愛顧因之淚珠乃如泉湧哽咽而言曰兒乎兒以阿母之病乃大勞苦疇知汝母之病其終不能起耶我母子兩人悲慘至於斯極而天猶將離間我母子夫自我病以來兒日夕祈禱欲以身代母又辛勤看護至吾兒一瘦至此嗚呼誰之罪耶觀汝睡容微露笑意想夢中常翼阿母之側或如向者爾父在時家庭團坐歡笑日耶

病母語時淚痕沿頰而下顧尙目注睡兒而此兒以疲勞故酣睡未覺齁聲細細出自鼻觀但見其睡態中笑容忽斂猛然遽翻其身嗟夫此可哀之兒童十一年之韶光飽嘗悲慘之味阿父旣長辭塵寰日惟助病母爲生孤露之兒倍增其孝思母則恆自念乃以我病軀之故轉累吾兒苦悶之餘幾欲自殺旣思陷愛兒於孤獨非計之得然以今日之光景觀之則母子相抱同爲餓莩而已矣尙何言哉

時則此搖搖欲墜之孤燈照澈此瀕死之人益加淒絕呻語如蠅聲爲風雨所挾細不可聞乃膝行略前俯視其兒旋掠已髮恐觸兒面又以手輕拊其背漸及於額忽而退縮其手曰吾兒方安睡勿遽驚覺也斯時但覺颯然之涼風自簾隙而入遽剪此孤燈而滅病母乃呼曰噫燈滅矣窗外其雨過月出乎於是探首以望則驟雨方過水氣鬱蒸於太空夜涼沁及肌膚而淡黃之月掩映於疏林密樹間篩影以上階壁也

嗚呼此淡月微風之下乃有此憔悴枯瘦之人亂鬢蓬鬆大似枯草而兩頰瘦白又類幽靈凝視不動幾成望兒之石噫世上無數悲慘之事雖禿十萬毛錐奚能罄寫卽此不幸之母子而到頭亦終歸於不幸又經三數日後乃拋撤其愛兒去矣

我今又迴紋沈寶銓矣夜色暝濛流雲往來如沙明月乃自九霄之上下燭秋江幾同匹練一白遂無際也天半銀河聚星氣而成爲一線金風玉露之中蕭蕭瑟

瑟知秋氣深也。沿岸有兩人影倒映江流。白波中劈分皺流成一黑影。潮汐正當平滿之際。遙聞瀨汨之聲。夜靜逾響。而對岸隱隱之人家如薄絹上施以淡墨之畫。星火三兩時隱時現。微雲掩處。則轉瞬如籠以黑幕。乃有兩人逍遙河堤者。是卽寶銓與國華也。

寶銓曰。國華君若近日有辭職事。信乎。顧君何以不先告我。我與君之關係至密。何嘗有祕密事相隱者耶。斯時但見一穿縞白之夏服。冠麥藁之冠者。卽沈寶銓也。而陳國華亦聯袂相從。淡月疏星中。微見其禿頭以冠攜手中。寶銓曰。當日我輩同學相誓之約。言君忘之乎。猶憶三年之春。是日爲星期日。我輩無事同遊翠靈之山。我與君坐萬花之叢。促膝傾談。時乎當時。我與君約爲兄弟。謂今雖在學校中。而他日置身於社會。當爲一致之行動。不寧唯是。且我輩旣爲兄弟。不復有祕密之舉。兩人肝膽相示。初無隱蔽。君其未忘耶。

國華曰。我何嘗忘。各致力於教育界。我之地位。正與君同也。寶銓曰。國華君若能

記憶前事。則今日之事件。對之不無遺憾。時則漸行至一橋邊。橫瓦如長虹。兩三小舟直駛入波心。惟聞船唇噏浪之聲。幽靜之水面。時現燈火一二。櫓聲歛乃中。但見波痕盪漾碎月而已。

寶銓曰。僕聞君之辭職。殊出夢想之外。校長以莊重之面目語余。余初以爲戲言。故特訪君之寓。所以就詢於君。而至今猶半信半疑也。國華君若邇來。身體有不適歟。然我固知君以前身體固非常健全者。何以日來精神似不振也。國華聞言。仰天嘆氣。曰。噫。君乃未知其情耳。國華爾時若有不堪痛苦之狀。目注疏星數點。於此沉沉夜色之中。益增其光芒。而國華更若有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吻者。寶銓亦暫時沉默。斯時萬籟沉寂。第聞水石相激其聲奔騰不絕也。

少選。國華曰。君勿咎我。與君相疏遠。此事實無與於君。且一時冒昧。亦未與君相對酌。乞君恕之。寶銓曰。君究於此中。有何祕密。乃如此其吞吐也。汝試告我。以我兩人之交誼。安知不能爲汝分憂。嗚呼。國華校長雖如此言。我知君爲剛骨之男。

子。且知君富於情感。何能恝然於此。校君若去此。不僅學校中爲君歎惜。即此村中。亦不忍捨君也。縱使有不愜心之事。則亦與職務無關。願君勿合爲一爐而治之。蓋凡人處此紛紜糾結。不可究極之難局。須以忍耐堅決之心。持之不登崎嶇之山路。不知平地之坦夷。事非經過。不知難在。在均足增我輩之閱歷耳。今此世界。複雜錯亂。可謂極矣。奮鬪之生涯。正我輩青年之鍛冶器也。惟彼持以果勇之力。於苦中乃得發見此樂境。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有此自信之力。則奚事不可成耶。顧我見君平素。每有小事。輒曰與寶銓商量。今此辭職之事件。乃獨不與我一言。何耶。詎我近日作事。有不足。使我良友。信任者耶。嗚呼。國華君。汝當深察。我一片至誠之心。汝當知我。於是夜。卽冒雨以訪君之寓所。是晚天方大雨。而我又未攜雨具。我全身俱溼。乃同濡鼠。及至寓所。而君已他出。聞居停言。則需於兩日後歸家。我此時失望之情。殊不可耐。是夜。仍冒雨而歸。因思君事。至於展轉不能成寐。繼卽致書於君。歸時圖與君良晤也。昨獲明片一葉。如值萬金。恨不身生。

兩翼如彩鳳之飛來。顧以學校中事又甚忙迫而尙欲處理一孤兒之事。天下事叢生。蜎集往往相逼而來。直至今日無論如何必撥冗以訪君也。

國華聞言瞿然曰孤兒耶何人爲孤兒者嗚呼讀者諸君當知陳國華何以一聞孤兒兩字驚心動魄全身如感受電氣者從來凡身受此苦者事後亦每生餘痛。陳國華蓋亦孤露之人也。十三四歲時父母相繼死於疫既無長兄又無伯姊伶仃孤苦僅有一十歲之小弱弟於此貧無立錐之中相攜相抱以生孤兒況味嘗之已熟聞簷前黃雀呼雛之聲則潛然淚下見鄰兒之牽裾繞膝依其慈愛之阿母融融洩洩天倫之樂油然則兄弟兩人相抱而泣已而國華乃一從堂伯父之力助之入學得考取進師範學校遂獲與寶銓爲友蓋寶銓之境遇雖不似國華之酷顧大有相同之點兩人一見莫逆如舊相識第國華之爲人忤直而露圭角好面折人似逆流奔迅觸於谿石固不如寶銓之溫溫在春風淑氣之中撲人以和藹之德也兩人漸相投契遂結盟爲兄弟互披露其肝鬲及至出學校之門而

授職。又共事一方。顧今乃國華辭職之信。偏得之於村長。於是夜叩國華之居。而國華已歸故鄉。心頗悒鬱。三四日中處理棼如亂絲之事件。乃以星期六之正午。待校事已畢。買棹溯河而上。直訪距此十二里之一漁濱。卽陳國華故鄉村居之地也。

陳國華所住居之地曰鹿村。寶銓自夜訪鹿村後。卽與國華沿岸步月。今聞國華之詢。及孤兒。乃曰。村中自遭水災。氣象悲慘。君所深悉。此子亦卽學校中之學生。其父卽死於水。而母亦以此得病。自母病後。均其子爲之看護。所有家具。悉付波臣。而是兒良有孝心。雖童子有逾成人也。今不幸其母亦死。僅此孤兒子。然一身。更無親族可以爲之照拂。不得已。余乃承受撫領之令。彼就學使將來成一有爲之青年也。

國華聞此。默念寶銓眞仁慈惠愛之人哉。我非特愛之如兄。抑且敬之如師。蓋我看世風。每多虛偽。若有如寶銓之以眞誠待人。實爲舉世所僅見。此真難得之良。

友也。陟此人生崎嶇之峻坂而喘息以登。何處是休憩之地歟。君乃乘此援人之手。奮全身之勇氣而無厭倦之容。其對於友朋也亦何處不相映以一片熱誠歟。時國華猶未答言。寶銓又曰。我此來詢君亦無他意。誠恐彼此有誤解之點。不能不慮及耳。村長以爲君之辭職理由。卽因此兩成之水災捐款也。國華曰。村長作是言歟。寶銓曰。然。我與校長均不作是想。以君決非苛細嗇刻之流。何至疑君及此。國華曰。寶銓君我實無法覓一語以謝君。蓋君實能知我心也。我滿腔鬱勃之氣。久未一吐。今夜不能不一洩。胸中之氣所謂水災義務捐二成之說。我豈復著意。卽我隨時解囊以給貧苦者。尙不止此數。不過我於當日會議時。曾言此法。非妥。蓋此非所得稅也。卽我教員中亦有田園廬舍漂沒殆盡者。水災後學校中併級教授。而反減其束脩。彼事少而俸厚者出其二成。何傷。奈何以是累人。然此不過我之意見如此。斷不因之而辭職。況當日之抱負與吾愛友略同。我輩教育者。將以此村貧困顧而之他。則此村之人將不復有人教育矣。我今與君緩步江。

濱。且以告君。君聞之。將以爲此殊無謂。不足當一笑之價值。我實不慊於教務長。是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我每有所議論。渠必故意批難之。而無理由之暴論。恒加及余身前。亦細事。橫加誚讓。某不與較。至今日而忍無可忍矣。蓋於上月之二十日。教務長忽語余曰。洪水驟發之夕。君何故不在此校。嗚呼。此問實出意外。彼自不在校。而乃責人何也。顧余卽答以因天氣炎熱。而校地卑溼。故回寓所耳。渠言然。則君一己之身體。乃較學校爲重要。余知此。君故意欲與我爲難。則我讓之可耳。特我無堅耐之性。不能受人折磨。大抵缺於修養之故。今聞君言。我當仍復任可也。

寶銓曰。佳。我不能捨君。而君亦不忍捨此災後荒寂之鄉。願君勿復芥蒂。此時夜潮漸退。水聲潺潺。長空片雲來去。燈火零星。時隱時現。寶銓與國華遂亦攜手同歸也。

趁此夏季之休假。學校中遂爲種種之整理。至於校舍之大修繕與夫几椅等之新製。尙待緩圖。僅爲補壁塗垣之計。茅龍旣易巢燕來歸。壁上龍蛇斑駁之痕。刷以淺青之灰。牀上屋漏。今亦補葺一新。風朝雨夕。足可無虞。并以向者扉上隱隱作綠色爲草痕所侵蝕者。至今亦白板雙扉。耀目可愛矣。教員諸君亦大忙。每日爲校具之修理。簿書之整集。揮汗中之光陰。曾無片刻閑暇也。

轉瞬流光。長夏已逝。荷葉獵獵聲。中秋風起矣。梧桐片葉下。天下盡知秋。紺碧之太空。第見鱗鱗白雲。蕩漾天末。胸息萬態。因念世界事物。無一不如是也。沈寶銓、村居極適。屋雖小而修整。門去街可數碼之遠。四圍蒼翠之蔭合於窗檻。入門得一場圃。大門爲格子式。秋花引蔓。冒其上。紅紫相間。內外窗間。均列盆花。此屋大似隱士之廬。而車馬不喧。冠蓋亦寂。幾疑紅塵不到處也。

今欲描此靜閑之家庭者。則首由此場圃下筆矣。時方午後。斜陽自樹蔭中穿罅。而出。篩影滿地。背日光而坐者。有一窈窕靜淑之女郎。方在綠陰下之石臺上浣。

衣則正寶銓之夫人愛子也明眸豐頰皓齒修眉兩腮微渴時蘊笑容加以愛好天然素服青裙自饒風韻指袖及臂兩彎雪藕之腕浸入水中婀娜之中蓋具有健氣也。

金風送爽玉露涵秋時在八月中浣秋高物爽清空一碧如洗牆根之下秋海棠亂開點點如紅豆之相思有一高冠巨跗之雄雞伸爪側立頸毛作五彩之光澤緩步於庭除井桁之旁有一柿樹垂垂柿實成熟如綴紅玉愛子徐起以玉臂挽汲筒喃然曰今日天氣良佳誰道秋光不如春光也。

斯時微風飄拂愛子衣袂爲吹鬢髮略亂枝上落葉時時一片二片作蝴蝶之飛或墮愛子襟間乃於兩樹之間縛一繩以晾其洗濯之物顧四圍靜寂長日沉沉第聞鄰家機聲咿啞而已孰意此高冠巨跗者不能耐此寂寞忽而伸頸一鳴愛子笑叱曰咄汝畜生儂轉爲爾一驚也乃此雞一鳴而鄰家遙遙應之又以爪掘地而呼牝雞一似亦有家庭之樂者。

吾書今又迴敍一童子矣。出沈寶銓之家可數十武爲一鄉村。小橋流水風景可入畫圖。於秋樹之根時露野花三四作可憐之紅而晚鐘微度爲山風遙送入於耳根。秋色熾爛紅蜻蜓羣飛於草間。一童子握冠於手跳躍而來曰奇哉今日蜻蜓何其多耶直至門前高聲唱歌曰。

我只索辛辛苦苦轟轟烈烈做個人。豪好乾坤從新構造揮戈迴落日磨戟認前朝氣揚揚團結的同胞發達的芳標莫辜負了我青春年少。

愛子聞此歌聲急呼曰噫存武歸來乎但見一稊子躍進向愛子鞠躬曰大嫂晚安。愛子曰今日歸何早耶稊子曰不早今日非我當值故得卽歸。愛子曰適在門前聞君歌聲甚妙似係曲本也。稊子曰嫂乎我新學得此曲是爲少年勵志之歌愛子曰善試唱與嫂子聽者稊子曰我隨口亂唱尙未入拍俟異日學成後再歌與嫂聞嫂在此浣衣乎愛子點首應之。

此童子者爲年方十一髮黑如漆兩頰微絳正一活潑多興趣之稊子也笑時常

露瑩白之二齒滿面蘊其愛嬌之狀嗚呼脫不識其身世者孰知其爲一孤兒耶衣淺灰色窄袖之衣白領短袴風姿端然左肩挾一皮鞶下著小形之革履嗟夫讀者諸君曾亦憶淒風慘雨之夜其病母對之而泣乎其母逝世後淒淒一孤離其何以自立寶銓乃攜之至家視之如弱弟一家之中均與之親暱乃呼寶銓爲先生呼愛子爲嫂而愛子尤愛此兒幾等於同胞手足之親無異也。

童子張其姓存武其字自入寶銓之家寢饋於慈愛之中沐浴於溫和之內童子何知亦幾忘其悲慘之生涯矣惟每一星期中寶銓必引之至阿母之墓前展拜一度令勿忘疇昔之狀況今松楸在望雖小小一墓亦寶銓之所經營人且謂沈氏之與張家殆有夙緣矣蓋寶銓之引稟子之展墓也猶之積雪嚴冰之天小雀啾啾於巢中然亦必出而覓餌使之經歷其狀也。

此時童子額上汗泚急以手巾拭之愛子曰弟今日何事奔波汗出如蒸也存武曰無他頃往阿母墓前一掃落葉愛子曰佳哉亦曾獻花乎我後園中秋花盛開

嫂可爲汝束叢花以獻墓前存武曰敬謝大嫂惟今日已自學校中採得鮮豔芬芳之時花供獻阿母前矣愛子曰善哉以弟孝心足令人生感念也

愛子晾衣於斜陽光中以玉手翳日曰噫存武弟我忘之矣室中桌上有柿子可取啖也存武仰首曰柿乎卽此枝上者耶愛子曰否是蓋鄰家所餉者也存武曰嘆鄰家之柿已成熟如此耶吾家柿熟後亦當報之愛子曰諾存武曰阿母何往我何以途中未遇也愛子曰頃往妙蓮菴中一行語時數片紅葉飛打稚子之頭存武植立於旁以觀愛子之晾衣曰嫂我爲若汲水請與我以桶愛子曰弟力弱恐不能勝少選嫂與汝往同汲也存武曰無妨嫂與我以桶可也存武隨行隨吟曰精神一到何事不可成……愛子笑曰偉哉弟平何從得此格言存武曰今日修身課固有此言我默識之不忘也

夕陽在山人影散亂餘霞成綺散爲五彩影天晚鴉盤空繞樹而噪遠寺之鐘挾市聲而至團焦數簇倒影以入池塘一望鄉村間縷縷炊影直上暮雲四合存武

仰望天空。呼曰。星光現矣。一一二三。抑何遠耶。時則啼鴉啞啞作陣。而飛暮靄。迷茫晚風。披拂而星光無數。漸漸燦爛於天空。似翡翠玉版。嵌以無數金剛之石。存武方癡立以望。忽聞背後有人呼曰。存武汝在此數星耶。存武回首視之。則沈寶銓之母也。存武曰。阿母歸來乎。母曰。然我今日聞汝嫂言。汝一人在此汲水。勤哉。稊子。凡人能勤於事者。卽爲立身之本。稊子勉之。存武曰。敬如母訓。母曰。但汝年稊力弱。不能任此。逾量之重。嗣後凡見力所能任者。任之勿勉強也。存武曰。諾。母曰。今日我蒸有極鮮之魚。稊子可進而晚餐也。

第九章

斗室之中。有兩人擁爐而坐。一人先呼曰。寶銓君光陰飄瞥。乃同流水。吾國風俗。除夕高燒絳蠟。名之曰守歲。殆亦有不忍別之意耶。但吾輩在劇談之中。亦漸度此舊歲去矣。娓娓清談。興致亦不薄也。寶銓曰。樂以忘年。古語云然。吾輩不喜觸熱。則清談亦佳。惟今年此村遭此水厄。對於此。益覺其寶貴耳。客曰。然今歲此村。

宛然自下半載又增一年彼新築之校舍大半遭損失而器物又多破壞此日可云再造矣

嗚呼今日爲十二月三十一日俗謂之除夕也追思往事慨想未來令人不能不愴然有感是日爲寶銓當值黃昏殘冬在此值宿室中適以陳國華來見訪寒夜客來以茶當酒遂圍爐作長夜之談惟時值窮冬天寒地凍茅舍之影矗立於寒野凍雪迷漫淡月冥濛正晚來欲雪時也顧自五點鐘小雪紛飛俄頃即止入夜以來冷風刺肌益復凜冽第羣星錯落於空中夜氣蕭條殆將催此村入於睡鄉也

少選寶銓曰君曾購博物之講義錄乎國華曰然君亦讀之歟寶銓曰未也國華曰以講義錄之故我遂憶及張文森君非與君爲同級乎寶銓曰然君憶及張文森何爲者國華曰當日同窗中之購講義錄者甚夥大抵師範理科博物之屬而購法律講義錄者甚少僅有張文森一人而已然今聞其法律知識大有進步已

受預備律師會之試驗云。

寶銓曰君言良信人各以其性之所近則研究易精當日張文森在學校時非獨研究法學通論同人呼之爲法律家者乎國華曰張君自轉任他徙後頗與我輩睽隔矣寶銓曰久居此地方者宛如釣遊生產之鄉苟非不得已事固亦無庸時時轉徙若張文森一歲三遷則我謂之遊牧教育將毋逐水草而居爲流徙無定之蠻族耶國華笑曰君言謔矣男子志在四方當日我學堂張思騫先生不時時以此爲言耶凡吾學生中有轉任者渠卽以此爲臨別之贈言寶銓曰然張先生恆以是爲言實則渠足跡亦未曾出國門也。

此時兩人相對無言熒然一燈嚙然作響則燈火吸油之聲也國華曰今夕四圍岑寂幾忘其爲除夕矣寶銓曰明日元旦不知天將降雪未國華曰星光尚燦爛天空天氣嚴寒明日當佳晴也時國華起而推窗燈光自窗外射直注運動場之一方面照及校舍之一部斗見一黑影蠕蠕而動蓋自學校之門忽見一人影入

也。乃呼曰。今日。除夕。校中。益清寂矣。

國華曰。寶銓君來者誰耶。非秋圃老人乎。想係酒醉歸來耳。少選老人已至門外。呼曰。今夜客多乎。寶銓啟直宿室之門。果爲秋圃老人。蓋老人謝姓。秋圃其字。爲本學校之初等教員。入室後。卽搓兩手。置火爐上。曰。今日寒甚。冷風砭骨。非除夕者。路上寂人聲矣。國華突然趨前。遽握老人之手。曰。噫。先生之手。抑何冷耶。試視玻璃窗。閒宿氣成冰。殆如花繡。奇寒可知矣。老人突然注目曰。國華君乎。老朽頃者失禮也。

秋圃老人者。年可五十二。顏色蒼癯。性嗜酒。一入醉鄉。則向日寡言。沈默之老人。一變而爲滔滔數千言。傾瀉無餘。面上亦絳如霜林之葉。神采遄飛。開其懸河之口。頃刻成爲一大雄辯家。老人生長於鄰村。今則移居此地。有子女五人。融融洩洩之家庭也。老人曰。寶銓君。今夜直宿在此學校中。度歲矣。寶銓曰。先生自府上來此乎。抑自外歸歟。老人醺然曰。自家中來。今夕與老妻及兒輩進此一歲。最

後之餐老朽貪杯又值兒女輩勸進不覺多飲一卮爲狀殊酩酊矣酒後不能遽眠出門散步披襟當風亦不覺寒無怪古人之以貂裘換酒此眞禦寒物也寶銓君乎君來此已三年乎抑四年耶

寶銓曰來此已四年矣老人曰噫日月兩丸乃爾迅疾若此四年光陰幾同昨日耳君輩青年有爲之日正長不比我輩老大無成徒增嗟歎人生一過知非之年如馳馬下坂其疾如飛萬事亦都無興會何能與君輩少年爭勝寶銓曰否秋圃先生何嘗有一絲龍鍾之態據鞍雄傑足當一老將之稱我輩且自揣弗及也國華君以爲如何國華曰然正所謂老當益壯也

老人笑曰兩君謬贊足令老朽生其愧恧當兩君英發之年老朽亦頗思研究種種今則百無一成距退職之年且不遠矣惟任此教員之職者幾三十年滿擬衰朽之餘糜國家一分年金今所得俸給雖不足以敷家用然尙有薄田數畝園收芋栗未爲全貧特以今歲之遭此水厄則良覺令人扼腕耳

斯時老人軒眉攘臂高睨大談而兩人無語老人又曰教育家本不敢爲瑣瑣生計之談故大抵爲初等小學之教師者其家必鎮日入於窘鄉然貧亦何病但得衣食飽暖家庭融洩足矣獨怪今之教育家以是爲牟利之道夫以言生利則莫如實業今不作經商之策而擁此皋比之生活則此道本非市道灼然可見矣老人語此酒氣愈湧復曰我故以酒爲伴酒者最佳之侶也人稱爲掃愁之帚事大如天一醉亦休其所以慰藉我老懷者惟此而已國華君試再加此炭於爐可乎。

國華曰諾此時窗上冰花精瑩如雪矣

老人曰我拚此一醉度彼殘年及至醒來又是新年景象矣卽此學校亦望其歲歲進步此村經濟日裕弗再如今歲之困厄今歲旣遭水厄而教務長又去更有轉任者二三人惟有君輩尙忠於此村之學校勤懇於二部教授又以校舍之修繕器物之配置亦頗精力交瘁矣然我聞新年茶果一事亦將廢去足見此村之窘狀矣

寶銓曰。此事我殊不贊成。雖校中學生有四五百人。然茶果之費。每人平均所得。幾何。此以鼓兒童之興趣。聯村人之感情。但求村中經濟之狀況。早日恢復。固不在此區區也。國華曰。寶銓君之言。正合我意。此時國華啓扉而出。以觀月色。秋圃老人。以雙手撫頭及頸。曰。寶銓君。我告君一事。小兒元藏君之所知也。非我有譽。兒之癖姿質。尙不十分頑劣。蒙君嘗加青眼。顧至明年三月。我將令其退學矣。寶銓曰。惜哉。高等小學。尙未及二年。何以遽命退學耶。

老人歎息曰。老朽之事。奚能瞞君。實以我俸給所入。至爲有限。而物價騰貴。撐持不易。老朽又受多子之累。生平絕少貯蓄。幸有弟在上海經營商業。送往學業。此亦不得已之舉也。寶銓曰。令郎在學校中氣質溫良。成績亦佳。半途輟學。殊爲可惜。老人曰。非我愛憐少子。成績尙不在中下之列。而算術每問題。皆中式不謬。特老朽有子女五人。匪特不能任此教育之費。卽平日衣履食用所費。亦已不貲。故不能令其不退學。雖非是兒之願。然爲父母者。亦饑驅寒迫。無可奈何之一境也。

寶銓曰。如先生言。亦殊扼腕。老人曰。此中委曲。我僅爲君一人言之。勿告他人也。寶銓曰。決不向他人言。惟以令郎成績既佳。算術尤出衆。不能不爲君可惜。老人曰。此亦無可如何之事。正談話中。而國華已入時鐘鳴十下矣。老人起辭曰。共談不覺夜深。國華君行乎。國華曰。否。余在此伴沈君矣。於是三人同出。寶銓手持有校名之燈籠。巡行校舍之內外。老人握手告別曰。明年再相見矣。寶銓則目送此家計窘迫之老教師之後影。而不覺歎息曰。可憐。

此時忽覺面上颯颯有細點碎屑。觸於肌膚。國華以手撫之。呼曰。雪也。雪也。寶銓曰。雪爲豐年之兆。明歲農人可占大有之年。時則纏紛之雪片。撩亂空中。如風翻柳絮。大地頃刻一白。無際。此際學校之門亦飾以青松翠柏。雪中風翻五色之旗。一派新年景象也。至元旦八點鐘時。瑞雪已止。旭日高昇。凝輝白雲之上。逾見精瑩。奪目。寒村之寂寥。今日亦大爲繁盛。茅屋之軒高揭。國旗稚子譁譁奔走跳躡。於雪中萬物均有欣榮之象。至九點鐘乃開祝賀之式於學校。

是日也。村長警察官。及村中一二有志者。均來觀禮。禮場在樓上之一教室。懸以各國之國旗。男女兒童。舞蹈唱國歌。國華率高等二年生。寶銓率高等三年生。秋圃老人率初等四年生。均進。是年本校教員中之首席。已轉任鄰郡之某村。此日則爲本校之客。遂與學務委員及女教師輩。共立風琴之側。今日以國華爲首席。呼曰肅靜。一時職員兒童。及來觀禮者。均整肅無譁。一種莊嚴之氣。似佈滿於二堂。

已而校長啟扉入。同起立施敬禮。囀喚之歌聲。幾欲上徹雲霄。兒童意氣。自得跳走。騰躍不可一世。玻璃之窗。爲日光所映。內外通明。而餘雪初融。點滴落於階除。其聲清澈。寶銓見此兒童輩。均有活潑天真之態。顧舉目。則見秋圃老人之子。名元藏者。正植立於前。因記憶昨夜之談話。此子將以退學。而爲使役之人。境遇相逼。不禁令人起悲惋之情。顧童子何知。則方窄袖短袴。高唱愛國之歌也。行禮既畢。殿之以新年之歌。一堂濟濟。正是承平景象也。

第十章

纔了蠶桑又插秧田長夏光陰幾同小年時則寒暑之表已昇至八十八度但聞綠槐村上蟬聲徹耳不絕斜陽影裏一老婆以衣袂拭額上汗珠曰此間略有涼風今日酷暑甚矣寶銓尙未歸來乎學校中又屆暑假之期事乃大忙愛子方坐臨園之軒雖在蒸暑仍手不停針以縫衣服母曰今日天氣甚熱趁此晚涼宜稍休憩也愛子曰無妨我僅此一衣袖之底少選青兒又醒矣趁彼未覺時趣竣此工母曰青兒睡乎天氣蒸暑猶幸藉此晚涼兒得安眠也愛子曰然渠已睡熟半點鐘矣。

晚風拂拂中人衣袂間夕陽一角紅上樓臺愛予以足踏搖牀中有一兒玉雪可念者卽今年四月所生之一女名青兒者是也方瞑目恬睡其中時時睡裏作笑容籠以輕紗以防蚊蚋母曰今歲盛暑較往歲爲早彼苦工之人大受困難矣愛子曰然聞農家者言預卜今歲收穫必較去歲爲豐良以去歲遭此水厄脫今歲

仍見歉薄民力益不堪矣母曰我亦作是想不見吾家今歲園圃亦比往歲爲豐乎特是此村經濟狀況尙未復原耳愛子曰婆婆之言良是

此時阿母熟視愛子之側形見青裙素襦自饒丰韻以得此佳婦老懷彌釋而愛子方低頭縫紝星眸下注惟兩頰略形銷瘦則以產後勤劬又經此暑夏不無芳姿少損耳良以此村自經災厄遂成窘鄉而不免波及寶銓之家庭蓋寶銓家無儲蓄日夕所仰累者則僅此羹之薪俸而已乃孰知當青黃不接之際校中發俸遂致兩三月之遲滯村民送窮有文乞米無帖日日籌賑救死不暇然至今日則稍能自立者亦且炊煙欲斷矣寶銓之母以今歲方見抱孫之慶喜氣溢於蓬華而迴視兒婦則面龐微瘦懷中有索乳之兒而日食僅粗糲胸懷良不安也少選母又以沉靜之語調呼曰愛子愛子擡頭曰諾母曰我今告汝一語汝聞之勿加焦慮母語時又歎息噓氣續言曰我實告汝吾家今處此窘鄉不能不以故鄉之宅地典於他人我以是亦躊躇莫決前日與寶兒商量渠亦謂舍此更無他

法既已就職於此。何能以村中經濟艱困。卽決然舍之而去。矧此間感情良厚。人孰無數年香火情耶。汝知汝家阿翁在日。渠亦不事生產。蓋彼爲武士氣質之人。不能瑣瑣作鹽米談。然此數椽敝廬。尙能保守。今家無鉅用。乃轉棄其祖宗留遺之土地。不且爲我先翁姑所訶叱乎。職是之故。我乃中心忐忑耳。

愛子俯首傾聽。母又曰。愛子。愛子曰諾。母曰。吾輩他日歸鄉。又抱此愛孫寧非樂事。惜其已無栖止之方。詎非憾事。顧今日僅能爲目前之策。且世事無常。又奚能推測耶。愛子聞言悲歡之情。交鬪於胸中。憶我自子歸以來。姑氏之見愛真有逾己女似我司運之神。捧無量幸福。以加諸吾體。又以良人之敬愛。鴻案相莊鹿車共挽。雖古人何以逾。是我朝夕祈禱。亦惟望姑氏克享遐齡。須知家庭之歡喜。固不在重茵列鼎。惟是和氣洋溢之中。卽爲上天錫吾之樂地。故紅窗燈影。魂夢亦甘。菜食布衣。寢饋均適。特是凡有家事。姑氏悉與我商畧。而我乃莫展一籌。脫今者。以祖宗之宅地典售於人。然我固爲此家之人。亦當爲姑氏及吾夫稍分擔負。

之。力。夫。豈。袖。手。旁。觀。已。乎。

愛子至是乃言曰婆婆恕我一言我謂苟非至於萬不獲已者不能棄其祖宗留遺之家產脫非此村一時爲經濟所困吾家亦不致深受此累特此僅暫時之計非永永如此者我意過此難關卽爾平復今惟事事以儉約出之一縷一粟纖悉無有虛糜而媳婦除育兒以外亦可稍作女紅觀今歲村中農事豐稔或可回復去年之狀況則吾家便可支持或不得已而親友間略事通融稍假以資爲抵當一時之計想較諸典產爲妥善也

母曰此事我與寶銓熟籌之今日爲狀不能不向故鄉一行寶銓尙有一伯父在家耕讀生涯差堪自給或藉彼通融之力以爲抵當之謀想亦無大礙也愛子聞言心乃略慰姑婦談話之中殘陽已掛林梢母曰咦存武何處行耶則見習字之紙尙攤設於桌上而存武已跳躍出門以去愛子亦徐徐起立略拍其兒而青兒則闔目安眠絕不一試啼聲也天容已暝蟲聲四壁如相唱和蛙聲閣閣環池而

噪。斗見一少年飛步而入。噫嘻。非存武耶。母曰。穉子。若往何處行者。存武曰。我往學校耳。沈先生命我先歸。明日將攜我同歸故鄉也。青妹尙未睡醒耶。此時存武遽至搖床之側。端相睡兒之容。愛子急呼曰。存武弟勿擾。彼醒也。

明日寶銓與存武一聲汽笛。碾夢以歸。故鄉山明沙紫。猶是八月之天。故園風景時時溫馨。夢寐也。下車後。沿紫陌而行。寶銓曰。存武汝不慣跋涉。得無疲勞乎。存武曰。否。蓋童子方旅行異地。喜氣躍躍。良不覺倦也。兩人且行且語。寶銓則指點桑麻。訪尋村舍。彼鬱然而深者。非竹林耶。春雨曉晴。當日掘笋於此者也。彼叢叢作紅紫相間者。非秋花耶。冷露之中。又當日捕蟋蟀於此者也。存武聞之。更興趣勃然。

寶銓又立長堤之上。曰。爾不見樹缺露秋山乎。此去距吾家之村可一里有半矣。存武曰。噫。此村亦頗類吾家之村也。寶銓笑曰。然。鄉村景物頗多相似者。我小時釣遊之所。恆來此間。存武曰。遠乎。寶銓曰。不遠。往學校時。且經此也。兩人穿竹林

而出流水一灣。架以小橋。橋畔有倒垂楊柳一株。爲風所梳。水清見底。游鱗潑刺。其中寶銓曰。此名梳柳橋。我當日嘗坐此橋畔垂釣者也。

斯時岸邊秋草離離。間以三四野花。恍若眼前所展故鄉之畫圖。山容水態依然。如昨。寶銓曰。存武若能健步乎。脫疲倦者可告我。當爲雇小車代步也。存武曰。否。先生我殊不疲勞。古語云。安步以當車。我輩其徒行便。寶銓笑曰。不意若乃齒穉而脚健。於是兩人越桑圃穿榆林。初秋風物。暑氣未消。然東籬之菊已燦然作黃。金之色矣。路旁樹石依然。而村人則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幾人落魄幾輩揚名。須知此康莊大道中亦多歧路。瞎馬盲人入於陷窪者亦多矣。

寶銓一路作是想。不覺已至己之村口。存武曰。先生故居在此乎。寶銓曰。然。此村之口向有參霄之大樹。我幼時常來此間翠蓋之下。本有一茅舍。翁媼二人設水果攤於此。今不知此老尙存否。寶銓一路行來。覺一草一石均有故舊之思。其中若有歷史在焉。寶銓與存武既至樹下。風動葉落。不無曠茫之思。則見樹下有數

童子圍住一賣餳老翁老人則吹其餳簫寶銓曰噫此老人者非我兒時從之遊者乎存武汝買此餳是卽我幼時常啖者也

則見此老人白髮飄蕭年已七旬而一種和藹之氣自與兒童以可親十餘年前卽寶銓亦其中跳躍圍觀之一主顧家也短笛一聲破此田舍岑寂之空氣此聲恍引起少時之趣味則當日負革囊挾石版之情景如在目前耳

是日寶銓尋訪其伯父勾當家事已畢乃訪其故人張文森一甌相對斜月窺簾燈光中映有張文森清癯之容已留薄鬚寶銓曰我輩同學自出校門已四年矣卽我同窗中亦經幾多之變遷文森曰然在此半年中我輩之第一義務已畢亦稍可安心矣寶銓曰君謂第一義務已畢可以安心乎未也未也歲月如馳內疚方無已時耳語時哄然而笑文森擊此半甌之茶於手曰君好駁詰人狂奴故態猶未改乎顧我所言之安心者有廣義有狹義耳寶銓曰我亦戲言耳雖然君栖息於此村者四年矣此中日月研究何學也文森曰言之滋愧雖有研究之心然

牽率於四圍之俗事。竟未能如願也。寶銓曰。畢竟當有閑暇時。果研究何學也。文森笑曰。君當知我。寶銓曰。奇哉。君乃作此遁辭耶。我當日在學校中。知君自修功夫。較人尤爲勤勉。語時。寶銓舉目四顧。環顧室中。則見沿壁置一几上。堆種種之雜誌。如秋山之亂疊。曰文森君。此爲何書。均教育雜誌耶。文森曰。否。此蓋法律講義錄也。寶銓頷首曰。君近來研究法律耶。文森未語。寶銓曰。君在學校時。卽喜研究法律。讀此講義錄後。亦曾受試驗耶。文森曰。寶銓君。我實告汝。我今者志向。又易矣。寶銓愕然曰。何也。文森曰。我今於教育上。全易其志向。蓋注意於實業社會耳。

寶銓曰。異哉。社會之事業。無盡。各就其人之所長。以發揮之。君何爲時時宗旨不定也。文森曰。我今志已決矣。自師範畢業以來。殊覺身入教育界。無甚興味。待此五年之義務。旣了。我必投身入實業界矣。寶銓此時。以手中之煙捲。彈落火灰於壺中。曰。君所謂五年之義務者。蓋法律上之義務。不能不遵君之所厭棄者。其以

轉任之故乎。抑俸給問題也。文森曰。亦不盡屬於是。但我覺教育之事。於我實興味薄弱耳。語時以吸餘之煙殼。拋擲庭中。但見一縷白煙。斜曳樹蔭之中。復以紙捲之。菸餉客。寶銓曰。君今以菸餉客。我請以菸爲喻。凡人初吸煙草。但覺味苦。而辣久之。遂覺寸暑不能離手。嗜好如此。教育事業亦何獨不然。君此處半年。彼處一載。席不遑煖。又奚從而生其興味。故教育家者。須以此爲自己之本分。與吾人之天職。若欲張其虛榮之心。以與社會相競爭。則去題遠矣。文森曰。君言良是。特生活之計。衣食之謀。亦未應全拋。寶銓曰。人生衣食之足否。無有限量。亦隨各人之觀念。彼錦繡高粱。果足以焜耀鄉里乎。抑知亦有人以布衣菜飯爲適合養生之理也。精神之愉快。往往有勝於彼物質上之慾望者。矧猶有綺羅遍體。尙恨未足。章身而日食千金。猶歎未能下箸者。則可知人無知足時也。

文森聞寶銓滔滔一席之話。曰。君亦當諒我苦衷。我之家累較君重也。寶銓曰。我與君亦相鬢耳。我亦有老母妻子。何尙有遜於君。文森曰。以言妻子。此中卽大

有研究脫此妻子而能安貧食苦大是佳事顧女子多浮慕虛榮競尚奢華便足爲家庭之累寶銓曰是卽在君君苟不好虛榮則家庭間自成習慣故我惟責君欲君深自反省且君果深愛好實業界乎我亦奚敢阻君第須知若純爲虛榮心所驅迫則亦立於必敗之地且天下無至甘無苦之事業不勞而獲人人趨之若鶩矣惟其辛苦得來乃爲可貴且君見彼商界中人冠高冠被華服宴會酬酢曾無虛日將以爲歡愉無比乎試一探其內情彼方且深以爲苦以職業所在不得不爾至於彼藉是以求一己之愉快者則此其人必不能成功於實業社會職是之故以我如豆之目光則轉不如與彼天真爛熳清淨無垢之童子日夕相處實爲精神上快樂之事也

此時兩人深談已久鐵馬丁當峭風拂戶寶銓曰我輩不覺深談矣君得無生厭乎文森曰君何出此言多年闊別一旦相逢自不覺其詞之長且我亦藉汝良規開我茅塞奚厭之有寶銓曰我亦無他以疇昔同窗共硯之人一旦離此教育界

而去中心不能無惓惓耳。

第十一章

臘盡春回韶華又迎我以明媚之天氣村中以昨秋之收穫足償前歲之災厄而編戶又自見豐饒之氣象校舍之修繕校務之整理人人皆有歡騰之狀寶銓每於業務之休暇手洞簫一枝嗚嗚吹之蓋其父所愛玩者傳其術於寶銓也好花名月秋夕春晨實爲彼唯一之娛樂品。

是日也暮春天氣紅瘦綠肥景色正酣適以鄰家有喜慶之事寶銓之母攜存武同往寶銓與其夫人伴此纔過周畔之青兒時已昏黃斜月一鉤映照花枝愈見皎潔而寶銓則弄簫於花陰之中愛子坐其旁側耳靜聽而青兒則已入睡鄉也曲方半闋寶銓顧愛子曰是名『風入松』若解此音節乎愛子微微點首寶銓曰聲音一道感人最深古人奏樂有羣鳥迴翔遊魚出聽者昔人以吹笛而幽靈亦來潛聽者此種故事君猶憶之乎。

此時兩方並坐花陰紅泥小火爐烹茗以待比諸樵青竹裏煎茶尤饒興味也。燈火光中映此愛子之面一痕薄暈愈增嬌媚淡月微茫峭風披拂寶銓正興高采烈俄而花影參差已上階除寶銓又一曲方終因曰門外大似阿母聲息愛子若試移此燈以迎候阿母進也。

明日爲星期日朝靄迎空晴光破曉春風駘蕩之中麥浪梨雲爭妍翻麗一望之餘正如地上鋪以五彩之氈又間以垂柳疏松爲之點綴翠紅映帶天然似爲一幅設色之畫圖而寶銓今日乃爲畫中人矣山窮水盡之際而柳暗花明又自成村寶銓今日與愛子青兒及存武作踏春之遊穿野徑而行麥青菜黃有如繡陌有時則夾堤桃花落英纘紛雲雀飛鳴於天空彩蝶迴翔於花裏寶銓夫婦至以爲樂存武更跳躍歡喜而青兒亦時時傾其小首以觀枝頭之紅霞也。

行行復行行至一水車小屋之旁寶銓曰汝曹識之乎此卽負米至吾家來之老翁家也老人勤動有逾壯年雖在正月之元旦亦不事休憩渠謂我似彼轆轤之

水車。水車。一日不停。我亦一日不停也。蓋彼一田舍中人而自盡其天職。若此寶銓隨行隨語。至一平坦之地。寶銓曰。我輩可在此稍作休息也。寶銓就坐於一山石之上。存武自懷中出巖石一枚。曰先生。我於山中拾得此石。乃作木葉紋也。寶銓曰。佳佳。此石可作標本。乃爲汝覓得歟。雖然。若知此石之何以作木葉紋也。

存武略一展思。曰先生。此石之作木葉紋。想與石炭同其作用。均爲太古之植物。以地熱而成耳。寶銓微搖其首。曰若言地熱之作用。則其色當黑。今此葉紋之石。不過以木葉積壓泥上久之。又久遂成化石耳。寶銓雖寥寥數語。而實開存武以思索之端緒。於是追索其理。滔滔不已。而此間竟成爲自然研究之教室。一花一木。皆成爲質問之材料。顧偏有此不彈煩之沈。寶銓凡有所問。必以詳答也。

寶銓又顧語愛子曰。若不見青兒。亦雙瞳炯炯目注此天然景色乎。愛子曰。然渠雖不能言。然亦好遊也。復前行至一湖畔。環繞皆桃花。清溪迴抱。此情此景。大似武陵漁夫之入桃源洞矣。湖畔樹一短碣。存武曰。是必非沒字之碑。寶銓乃剔苔。

蘇摩抄讀之吟曰。

林密山深人不見無言桃李自成蹊。

存武曰先生此當作何解寶銓曰此兩句言淺而意深此卽空谷幽蘭自吐芬芳之意譬諸園林漫爛自有人爲之賞玩今雖人跡難到之處而桃李不言依舊著遍樹之花喻人之立品雖在幽獨之中亦殊未可藐忽也是日遊興既闌寶銓與

愛子青兒及存武等同歸。

越數日落花飛絮春歸去矣是日爲星期六此一日最爲學校中人慰樂歡愉之一星期勤勞之報酬將在明日而今日則僅有半日之執務大凡天下愉快之事時過境遷則亦無甚滋味惟其未來之希望爲味良雋以六日之勤務得此一日之優遊覺執務之人幾乎人同此心也此時教員室之一隅有一人以一手握管頻頻作一星期之紀錄復以一手持捲菸曰今日又星期六矣此日良較星期日尤佳可知未來之樂趣反勝於現在也語時壁上鐘聲方鳴一下。

一人曰。秋圃先生君者。主張星期六快樂說者也。今日有無特別議論乎。秋圃老人曰。今日非僅星期六。而又爲發給薪水之日。則其樂當倍也。顧我則主張星期六與星期日皆極快樂。無可軒輊也。國華君汝謂何如。國華曰。然精勤之慰藉。惟此星期日可以當之。蓋萬物皆有酬報。譬諸購物。當付價值。無價值而得物品者。則謂之盜。猶之未精勤而得愉快。顧人皆欲罰有形之盜。而每忽無形之罪惡也。秋圃曰。然哉。然哉。惟刻苦之人始見安息之樂。凡事以比較而得若怠惰者。又何從知其味也。秋圃老人擱筆出菸捲吸之。曰。今日校長轉任以去。亦平日精勵之結果耳。

此時寶銓方安排下一星期之教案。曰。得辛苦後之安息。何如。得辛苦後之成績也。國華曰。君之所言。畢竟高出人一著。寶銓注目視國華曰。今日爲吾輩對於校長開送別會乎。國華曰。然。會場旣已整理矣。斯時笑語聲譁。即在樓上之唱歌室中。微聞風琴之聲。隨風而度。春光映麗。透明玻璃窗中。射入滿室之陽光。三點鐘

時校長自村長處歸。國華卽致辭。謂校長將於明後日榮任縣視學。我輩送君南浦。無以爲敬。聊備水酒一杯。以爲今日之紀念。校長則笑而謝之。至四點鐘時。乃開送別之小宴。

此校長留居村中已七年有餘矣。除秋圃老人之外。村中面貌最熟者。惟此人而已。其人別無他長。惟能用人不疑。而與寶銓、國華等尤相投契。無事不與之相談。顧當此村中艱窘之際。彼等之輔助校長者亦不鮮。鄉村中以校長有功於教育界。乃薦諸郡長。令補郡視學之缺。此溫厚之校長辭此要職不獲。又念己校中如國、華、寶、銓輩。皆爲篤實之青年。我今去後。雖良友暫別。然我讓此賢路。當令此兩人迭昇爲校長耳。此時快談諱笑聲中。杯盤交錯。先之以校長之別辭。繼之以國華壯快之語。寶銓溫慰之詞。而又殿以秋圃老人滑稽灑脫之話。遂畢會也。

送別會旣散。方夜九時。有半寶銓本不勝酒力。今則微有醺意。淡月朦朧。篩影於深林之間。微風撲面。似覺涼爽之意。但見路旁人家疏燈。人語射露。於外寶銓不

覺歎息曰人生光陰正如白駒過隙我蓋於此村已五年於茲矣譬諸栽培樹木則此五年亦將開花結實矣我今呱呱在抱有呼我爲父者而光陰飄忽年已二十有七矣老大無成不將自傷遲暮耶

因思人至壯年經歷慙多則艱險愈夥反不如在學校中青春時代了無一絲牽掛也試觀搖牀中之稚兒伸頸長笑抑知世界有此崎嶇之峻坂處處設陷阱以引人耶猶憶當日去母校時校長之所訓勉棄石埋石之話堅憶在心故不攀地位之高不希俸祿之多但望事業之圓滿發達縱來此貧村又遭災禍然決不因此而沮喪其意氣

寶銓且行且思漸漸抵家偶然以手入於衣囊之中觸手於今日所得之俸給彼又微喟曰噫二十二圓！此嗟嗟者將爲一家五人餬口之資也嗟夫若沈寶銓者固最安貧守分絕不希望俸祿之厚者也渠去年寧辭某郡之聘而不忍去此貧村可見其爲篤實之士渠見家中燈火自窗櫺外射因喃喃然自語曰二十二

圓！貧村之二十二圓，一固點點皆村民之血汗也。

自校長去後乃開第一回之父兄懇親會。蓋農忙之隙，插秧、煮、繭之光陰中也。八時已過，校庭中笑語聲高，農夫均集。今歲五月中雨少晴多，暑氣稍強，戽水聲中，知村人樂也。爾時陳國華已爲本校校長，鐘聲起時，兒童魚貫以入教室。父兄卽隨其後，頃者之喧譁此際漸歸肅靜。參觀授課一小時，人人耳語曰：此教員殊勤敏。未幾課畢，學生自校門散歸。而父兄懇親會入場矣。合數教室學生之父兄羣萃一處，喧闐雜遝，父兄中乃無一人缺席者。

戴月披星出，作入息。彼夫農民自酬其勞苦者，則曰：傾濁醪，貪午睡，是乃其常事。耳顧此村之人，則知有比傾濁醪更爲娛樂者，有比貪午睡更爲休養者，則延明師以培養佳子弟，亦爲一樂也。此時陳校長徐徐登講臺，村人等均起立表愛敬之情。校長曰：今歲雨水不多，農物豐稔，試觀學校附近之山田禾苗青青，至可欣慰。村人輩皆曰然。如先生言，今歲有秋，農人之大望也。

校長曰。村中進步先求經濟。充足後期教育普及兒童之訓練已經前校長屢次道及某當繼續前校長之志故今日願以披露於諸君之前。蓋校長雖去而校風不變。蕭規而曹隨。此任校長蓋以前校長之主義為主義也。少選校長又曰本村教育竊仍以農業為主義。蓋本村農事發達即為教育之發達。我則於前校長所訓練之外尤注意於此。爾時校長之談話至為淺顯。良以村中多農牧之夫。奚取高深也。

時座中一人呼曰。先生吾家小女。昨入城中見城中衣服華麗歸而強母欲製新衣語時又有人呼曰。然然我家小兒歸言學堂中先生講食肉宜於養生歸而欲購牛肉試思吾輩作苦之人勤勞一日所得祇三百青銅安有閑錢購肉飼兒此時人人又起而質問在此父兄提出之多數問題中陳校長乃拈出製衣食肉兩問題曰。以余所思則近日世風日趨於華靡雖教育家極力思有以阻止之而潮流甚急無可與爭惟望各家族羣提倡質素之服裝究竟此為鄉村紛華不著於

眼。但得父兄一致。則兒童之根性。亦移。至於食肉問題。固不必定爲牛肉。凡肉類。皆是農業地方之兒童。往往見營養不良者。恆三月不知肉味也。我亦知村人家。計不豐。安得每餐食肉。然間數日一進膳。力尙可勝。魚塘豚舍畜牧。亦有大利。且。即養雞。一端而言。雞卵亦大爲滋養之品。諸君亦注意及之乎。

父兄聞言。均各點頭。因念養雞養魚。實爲農家副產物。不過一舉手之勞耳。先生之言。良不謬也。少選。父兄懇親會已告終。父兄與擔任教員等開談話會。寶銓爲多數之父兄所圍。應對幾於不暇。謝師長之精勤。話兒童之惡習。寶銓一一指導。似爲黑暗中之明燈者。時父兄中之一人告曰。先生。我家小兒。性情殊惡劣。不易馴服。在家頗覺倔強。不審在學校中。如何。寶銓視之。蓋卽住居學校相近之一參馬者也。寶銓微笑曰。吾學校中。均良好之兒童。決不倔強。其父瞠目曰。先生殆戲言耶。若此兒者。人人見之而頭痛者也。寶銓笑曰。否。我爲君言。君將謂令郎性質頑劣。無可改善耶。我則謂恐父兄一方面。亦有未得其道者。在且在學校中。師長。

之所訓誨。每日亦以不違父母之命。諄諄告誠。則兒童之反抗。或者其別有理由。歟。矧我欲還問足下。固若何訓練其兒童耶。

其父曰。先生亦知我爲豢馬者。我之可祕傳者。則爲長鞭一枝。鞭影一動。羣驥懼伏。我之訓練兒童也。亦惟打之一字。長煙管。短門門均兒童望影生畏者也。寶銓熟視其父之顏。曰無怪令郎之欲倔強也。我實與彼表同情耳。兒童之性。愈加朴責而愈執拗。汝以治馬者治人。宜其謬也。其父曰。然則將如何而可。曰。兒童有過。欲其自己悔悟。故第一欲啟發其良心。而尤要於自重。不加朴責。善言勸導。卽所以養其自重心也。若徒以朴責爲事。則渠之善心。煦息卽消滅耳。

其父大悟。覺已實違反兒童教養之原則。適以養成我子之惡德也。乃曰。先生。我知過矣。我嗣今後。不復撻渠。寶銓曰。父子有恩。君嗣後善爲訓迪。必爲佳兒。此時滿座之父兄。細味寶銓之言。至有意味。正如黑暗中。與以一道光明。父兄懇親。會全部告終。各自校門散歸。一路上稱頌寶銓。曰沈先生金玉之言也。又曰。兒童中。

皆曠就沈先生。且村中無有欲逃學者。可知先生之循循善誘也。

第十二章

明歲破屋梅花一笑。生春而沈寶銓之家又增孩笑之聲。蓋愛子又舉一雄玉雪。肌膚舉家咸歡愛之。寶銓遂取其名曰健。越數月。又是長夏天氣矣。暑假將近。寶銓自學校中歸。揮汗如雨。衣囊中出白巾拭之。曰今日暑甚。遽趨後軒當風而立。曰兒輩均熟睡乎。愛子曰否。今纔寢耳。有一明信片在此。寶銓曰何處來耶。語時卽取名片於手視之。蓋當時在高等師範同學之張憶琴也。書中自謝疏遠之罪。又言趁此暑假光陰。擬至貴村一遊。可把袂作長談。云云。寶銓讀之語愛子曰。是吾故友張憶琴渠將來訪我。紹介與卿殊一溫良之男子也。

又越數日。張憶琴果來見訪。是日恰值校長以書招寶銓商畧下學期之課程。午飯後卽出行。於是愛子爲之招待遠客。客坐。餉茶。并道良人已出。有失迎迓。憶琴曰。寶銓兄能者多忙。且渠本熱心如此。長夏尙復奔波耶。愛子曰。今日偶然校長

促往談話。然不久卽歸。請卸外掛。隨意憩坐。惟室中湫隘。殊慢高賢。憶琴曰。嫂言太謙。伯母不在家歟。愛子曰。然。挈此女孫。卽在近旁。閑步也。憶琴曰。伯母身體康健乎。愛子曰。敬謝。婆婆頗清健。府上均佳吉乎。憶琴曰。託庇均粗安。

此際語鋒稍停頓。愛子又曰。貴鄉暑氣較敝。處加何。憶琴曰。亦相髣髴。愛子曰。儂身體怯弱。頗復畏熱。語時復注茗於杯中。憶琴曰。嫂令郎有幾人耶。語時目注次室中之搖床籠。以輕紗之帳。愛子回顧。則小健兒方齁齁作鼻息聲也。乃曰。小兒兩人。長者爲女。次男乃今年所生也。敢問先生令郎幾何。憶琴曰。我耶。我雖結婚五、六年。固猶膝下空虛也。語時憶琴面上忽有愁雲之翳。此際斗聞門外革履之聲。愛子曰。渠已歸來矣。則見寶銓一手攜草帽。頻扇其顱。又以一手拭汗。曰。勞君久待。殊爲失禮。憶琴曰。遲君不至。正與尊夫人談天。寶銓曰。歉甚。歉甚。

時愛子起立。卽入後舍。預備酒殼。寶銓曰。別後情況如何。想必佳勝。今日何因。乃作鄉村之遊。憶琴曰。別無善狀。自校中畢業後。又值先君子見背。所遇之境。大都。

屬於悲觀語時愛子出蔬果酒殼均鮮潔可口憶琴曰何勞多費殊未克當寶銓曰薄疏小酌多年故友忽然相敍藉此以供清談此時次室之搖床中健兒已醒遽作啼聲憶琴曰聞君新產麟兒可喜可賀寶銓曰君有公子幾人耶憶琴曰頃與嫂夫人談天蓋我之運命恐無有子嗣或且我之家系如此耶寶銓曰子之有無關係體質何與家系憶琴曰寶銓君我殊羨君兒女繞膝也寶銓曰子歸而求之何用羨爲時則主客鬪笑不已

少選寶銓又曰憶琴君今日與君相遇非常愉快蓋自別以來我兩人作勞燕之分飛惟我蟄居田舍見聞淺隘想君新知識必日新月盛進步之速可以預測故我殊樂於見君也憶琴曰謝君厚意我輩不拘俗禮多年闊別一朝相見仍復故我也寶銓曰然憶琴君我尙有一言殊爲冒昧向者與君相處見君良活潑而有興趣非如今之沉沉不語數年不見抑何意氣銷沉乃爾卽顏色亦見蒼癯之狀何也寶銓語時又端相憶琴之面曰我作是言君必以爲訝然君自不覺耳憶琴

曰。無他。我亦仍故我而已。語時雖強笑而已。帶悲音。寶銓復進一觴。曰。君近來酒興尙佳乎。此亦澆愁品也。

時則夕陽已過半牆。長夏天氣。鐘鳴四下矣。實則張憶琴之境。遇大屬窘迫之間。題蓋彼家庭中有悍妻也。常使人不快。姑婦勃谿。乃令張憶琴大費調停而夫婦之間。亦因之大生障礙。緣人生世界。縱奮鬪於社會。至爲疲勞而得一愉快之家。庭。時時安慰之。卽魂夢亦適否。則在家過此沉默之光陰。有何趣味。故家庭圓滿。實爲人生無二之樂。今張憶琴見沈寶銓夫婦愛好之狀。以彼伉儷之篤。更不禁。悵觸。已懷今與寶銓多年故友。回思在學窗共硯之時。何事不談。此時屢欲一傾懷中之祕。不覺欲吐還茹者。再。

時則短籬門啟。又有人至。則寶銓之母。與其三歲之長女青兒歸矣。憶琴卽起立。爲禮。母曰。今日天氣良熱。晚來微覺涼快。寶銓若勿自斟自酌。亦勸張先生多進一杯。寶銓曰。是。乃舉杯相勸。憶琴曰。我已連酌數杯。大有醺然之意。寶銓曰。此

杯。乃。我。母。所。勸。君。其。飲。盡。憶。琴。曰。長。者。賜。不。敢。辭。乃。起。立。一。吸。而。盡。此。際。太。之。
東。北。隅。斗。起。一。片。之。黑。雲。漸。積。漸。廣。涼。風。微。拂。吹。動。庭。前。之。木。葉。何。處。隱。隱。聞。遠。
雷。之。聲。母。曰。今。天。氣。煩。蒸。可。以。望。雨。既。而。雷。聲。漸。近。忽。而。霹。靂。一。聲。雨。點。如。彈。子。
錯。落。而。下。俄。而。傾。盆。大。雨。而。兩。人。於。此。雨。聲。中。談。興。愈。高。共。話。故。鄉。之。風。俗。歷。史。
而。雨。亦。漸。停。惟。經。此。煩。縛。之。一。洗。心。地。亦。爲。之。清。涼。

復。逾。半。小。時。撤。杯。盤。進。苦。茗。主。客。更。爲。興。高。而。但。聞。枝。頭。點。滴。與。小。溪。中。流。水。淙。
淙。之。聲。相。唱。和。憶。琴。曰。此。間。風。景。良。佳。寶。銓。曰。我。輩。出。門。散。步。可。乎。河。堤。納。涼。最。
佳。憶。琴。曰。妙。甚。此。時。兩。人。出。門。暮。靄。蒼。然。新。月。一。鈎。已。破。雲。幕。而。出。兩。人。隨。行。隨。
語。寶。銓。曰。故。友。睽。離。今。日。相。逢。殊。覺。歡。暢。憶。琴。曰。然。張。文。森。君。近。日。消。息。如。何。君。
處。有。音。信。乎。寶。銓。曰。去。歲。曾。一。見。近。日。亦。未。通。函。憶。琴。曰。我。輩。當。日。在。學。校。中。可。
爲。親。切。一。旦。出。而。爲。社。會。任。事。便。覺。疏。遠。良。以。半。爲。業。務。所。牽。半。亦。疏。懶。之。咎。
寶。銓。點。首。曰。君。言。良。是。我。輩。在。學。校。時。儼。同。手。足。凡。有。所。患。苦。無。不。相。告。然。我。觀。

君。邇。日。懷。抱。不。開。一。似。重。有。憂。者。果。有。何。不。慊。於。心。耶。我。輩。夙。稱。知。已。請。有。以。詔。我。來。憶。琴。曰。實。有。事。將。請。君。判。斷。此。時。兩。人。沿。河。堤。而。行。惟。聞。水。聲。潺。潺。而。遙。見。漁。舟。泊。處。燈。火。三。兩。而。已。寶。銓。曰。我。固。知。君。必。有。抑。鬱。之。事。頗。似。有。浮。雲。翳。君。心。也。憶。琴。曰。我。實。告。君。誠。以。家。庭。有。不。快。之。感。令。人。悒。悒。以。姑。婦。勃。谿。之。故。而。令。夫。婦。亦。生。障。礙。君。將。何。以。教。我。

寶銓。曰。憶。琴。兄。恕。我。唐。突。我。當。日。聞。君。結。婚。之。時。頗。滋。鶻。突。古。人。云。齊。大。非。耦。此。言。良。信。我。爾。時。欲。思。效。忠。告。於。君。既。念。破。人。姻。眷。終。屬。不。德。之。事。故。遂。中。止。蓋。結。婚。一。端。關。於。人。一。生。之。幸。福。奈。何。不。慎。總。之。夫。婦。者。不。當。於。愛。之。外。更。容。別。有。所。求。也。憶。琴。曰。君。言。良。是。寶。銓。曰。君。當。日。不。無。於。愛。情。之。外。別。有。所。求。而。其。結。果。今。日。乃。受。茲。苦。惱。爲。今。之。計。君。不。能。於。此。中。再。負。意。氣。時。時。勸。告。夫。人。稱。揚。老。母。之。德。而。又。一。面。安。慰。堂。上。務。使。老。人。之。心。有。所。釋。然。苦。心。調。停。惟。君。是。賴。而。尤。須。約。束。下。人。勿。播。弄。是。非。則。安。知。家。庭。更。無。圓。滿。之。望。耶。憶。琴。曰。深。謝。君。貺。我。以。金。玉。

之言。使我一解其胸中煩悶耳。兩人遂踏月而歸。

一年無事。此種光陰。殆似布帆滿孕。秋風疾走。平驅風靜。日暖微波不起。而年華易逝。蓋寶銓可愛之健兒。又二歲之春矣。以二月二十五日爲誕生日。是日也。春風初動。柳絲迴黃。以健兒之週歲也。家中團聚。食麪笑聲溢於門楣。健兒服其母親製之服。牙牙作學語之狀。而青兒今年亦四歲矣。兩頰紅於林檎。垂髮齊額。其黑如漆。晚來寶銓歸家。必引逗之。以爲笑樂。時則紅窗燈影已八點鐘矣。青兒依其祖母膝旁。觀彼裁縫。乃曰。婆。此紅色之布屑。無用可以與我耶。祖母曰。將去。青兒大喜。又側其小首。觀彼祖母之運針。顧以鎮日嬉遊。入夜卽倦。青兒漸覺兩瞼已垂。大有欲入母懷之意。寶銓以兩手抱之。起曰。若向者健跳之興。致奚往耶。青兒遽撲。父親懷中。寶銓曰。日來健飯。軀體又增重幾許矣。愛子曰。青兒。勿遽渴睡。預備汝寢矣。青兒聞母言。乃睜其小目。如彈丸。愛子見健兒已熟睡。遂徐徐起。青兒嬌聲呼曰。母乎。張手作索抱狀。愛子遂抱之於懷。安排青兒之睡。兩兒既睡。

如釋重負。愛子復歸原座。運針不絕。一時室中寂靜無譁。

愛子乃顧寶銓曰。頃者之事。汝與母親言之耶。寶銓曰。然。遂以今日午間得一手書告語。時自懷中出手書。曰此書由母校中校長寄來。謂將招聘我爲母校附屬小學校首席。故我將與母親商略其事。母曰。是固可喜之事也。特汝之意見云何。我不相強。寶銓曰。以兒思之。爲我個人計。自以轉任爲佳地位。旣優修脯。亦豐特。我殊不能捨棄此村。蓋以村中感情之好。無以逾是。而一念及學校中之狀況。尤不願半途中輟。

母曰。兒言良是。前日我途遇曹老先生。渠乃稱贊吾兒譽不絕口。反令阿母無以爲詞。寶銓曰。噫。曹老先生非卽三年前酒醉怒鬪闖入學校者耶。其子初入學校時。亦甚頑劣。對於各學生中。時弄惡戲。後經我與校長加以注意。此時已成一溫良之兒童。近且頗勤懇於農業中矣。母曰。尙有一溫叟者。向亦專事詬詈學校中人。近亦道汝佳處。總之吾兒於此村之信用成效已覩。今忽離去。不能無介介寶

銓曰。兒亦因是之故。奚能以我個人希榮之心。決然遂舍此村。以去至今。尙未答復。不審我母之意。云何。
 母曰。我亦莫能決定。此際寶銓之母。以目視愛子。愛子仍運針不停。寶銓曰。愛子。汝謂如何。愛子笑曰。我不能判決。寶銓曰。汝試言之。愛子曰。我與阿母同意。母曰。寶銓。我以為。今日健兒周畔。而汝亦接得轉任之報。不能謂非喜慶之事。至就與不就。則請汝自決。我殊不贊一字也。寶銓略一展思。乃卽在存武寫字之几。繕一函。曰。

校長先生函丈。久違訓誨。甚切懷思。想杖履多福也。昨日捧誦來教令。寶銓主持附屬小學校首席。夫此爲省會初等教育界之主幹。亦一模範研究所也。爲此職員者。一言一動。實爲全縣小學校教師所注目。其地位之重要。尙何待言。特寶銓學望既淺。經歷又疏。蟄居荒村。幾與世隔絕矣。得附先進之驥尾。時時思有所策進。乃者。朶雲下垂。得蒙加以拂拭。何幸如之。惟念奉職於本村。有年。

矣。以窮乏之荒陬，校具等等，尙不設備。然我輩初不敢徒競形式之美觀，矧以人民質樸風俗敦厚，仰受村民之信賴，亦已七年於茲矣。其間以同僚之贊助，先輩之誘掖，近時校運漸向發展之期，則此七年間以心血培養之種子，至此方有萌芽。第願此萌芽略有生長，然後離去於意，方適否則似覺不忍割棄也。蓋寶銓方以小花園之園丁自待，不敢放其天職耳。又以不才如寶銓者，頗願於初等教育界有所貢獻，僅能於一村一鎮之小範圍中，何敢爲縣中之模範。惟承先生不棄，加以青目寸衷之私感，媿交并來日方長，擬以獻身圖報之地，待諸異日也。春風多厲，諸惟珍攝，寶銓頓首。

此書發後，又經十日，則陳國華忽來見訪。蓋國華又奉有轉任之命，然寶銓則力勸國華往良以國華之弟，將於四月中卒業於中學校，將入某專門學校，以學資上之計算甚以乃兄轉任附近之學校，較爲得策。事實如此，實係不得已之苦心。顧良友睽違不無黯然，自國華行後，而寶銓遂爲此校之校長矣。

嗟夫。讀者諸君。若沈寶銓者。以彼半生。何嘗有光怪陸離之歷史壯快鼓躍之事。實不過平凡庸常之行。然而溫醇敦厚。足爲舉世楷模。夫豪傑魁碩。世不多出。非所望於一般之國民。惟此庸德庸行人。人可以企及。寶銓年纔弱冠。即爲人之師表。今且又爲一校之長。其前途之進步。良不遲滯。然彼固非有希榮求達之心者。隨遇而安。知足不辱。加以和藹之氣。溢於家庭。上有賢母。聊奉菽水之歡。而左顧孺人。右弄稚子。此樂何易。南面王哉。在學校中。則天真熳爛之兒童。切磋勤勉之友朋。皆具一片至誠無僞之心。嗚呼。讀者諸君。我著是書。未敢以豪傑魁碩。望我國民特描摹此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脫人人能以棄石埋石爲心。則國家之基礎。烏有不堅者乎。

驛刺客傳

四角

商務印書館

英柯南達利原著林紓譯述是書叙拿破倫軒事狀其驕縱橫恣而以恢諧之筆瓊麗之詞出之頗覺姿趣橫溢

恨綺愁羅記

二冊 六角

原著及譯述人同上叙法皇魯意十四
在非色野離宮中眷一美人美人為保
姆後冊立中宮歷述專制荒淫之事足
資殷鑒

賊史

二冊 一元

英述更司原著林紓譯述此書叙一孤

兒生長卑田院備受酷虐著者蓋極力
抉摘下等社會之積弊雖專叙積賊而
意則在於卑田院育嬰堂之不善

玉樓花叢

二冊 六角五分

法大仲馬著林紓譯述此書叙法皇魯
意十六受戮後皇后后妹公主及儲君
咸因樓中保皇黨人多方營救終不能

脫事極悲慘

青衣記

二冊 六角五分

此書叙一人以悅一女子故棄閨閣儕
青衣而終於受欺後乃別娶一小家女
言情小說中之筆墨尤為生動者

美人磁

四角

此書叙一美人以色為餌屢次殺人圖
財終至事發自殺寫奸人陰險手段令
人舌咋髮豎足為溺於女色者戒

天笑生著

教育小說
埋石棄石記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元年十二月初版

（教育小說埋石藥石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必翻究印

著作者 吳縣天笑生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開封
奉天
龍江
山西
成都
天津
漢口
濟南
重慶
上海
北
河南
路
北
首
寶
山路
棋盤街
申市

韓刺客傳

四角

玉樓花劫 二冊 六角五分

英柯南達利原著林紓譯述是書敘拿破倫執事狀其驕蹇橫恣而以恢諧之筆瓌麗之詞出之頗覺姿趣橫溢

恨綺愁羅記 二冊 六角

脫事極悲慘

青衣記 二冊 六角五分

此書敘一人以悅一女子故棄閨門儻青衣而終於受敗後乃別娶一小家女言情小說中之筆墨尤為生動者

賊史 二冊 一元

原著及譯述人同上敘法皇魯意十四

在非色野離宮中眷一美人美人為保姆後冊立中宮歷述專制荒淫之事足資殷鑒

美人磁

四角

此書敘一美人以色為餌屢次殺人圖財終至事發自殺寫奸人陰險手段令人舌咋髮豎足為溺於女色者戒

書印務商館最近出版各種小說

印務商館最近出版各種小說
1943年
1月